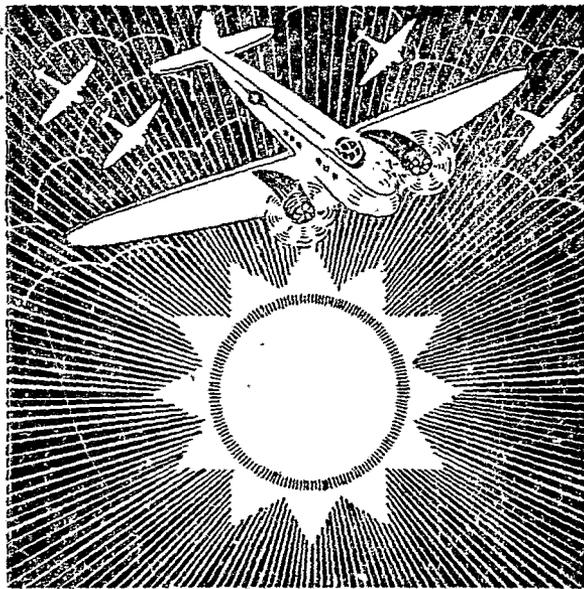


在 中 國 上 空

美 空 軍 斯 各 脫 著

唐 納 譯



上海
海國
國際
編譯
社
行

上 海 國 際 編 譯 社 行 刊

陳納德將軍

前記

陳納德將軍所領導的美國航空隊——我們常叫着飛虎隊——這兩年來配合了我國各戰區陸軍

前記

陳納德將軍所統率的美國航空隊——我們常叫着飛虎隊的——這兩年來配合了我國各戰區的陸軍，對敵人作着英勇的戰國。歷次輝煌的戰蹟，給予我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在濟海及內河行駛着的日本輪船，只要給飛虎偵察到，總是逃不過沈下去的命運。太平洋戰爭以前在我國領空橫行逞兇的日軍敵機成十架成百架的被打下來。香港，廣州，漢口及其他各地的日軍，在無情的轟炸的威脅之下，驚慌得發抖了。

飛虎隊在太平洋西面的戰果益擴大，中太平洋美海空軍的越島進攻又節節勝利，敵人方面這才驚覺背部受了利刃的猛刺似的，不由的哀叫道：「日本已經到了帝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階級了。」（東條英機語）

這本動人的報告文學的作者是飛虎隊里打落過幾十架敵機的新各脫上校。他用十分真率的筆調把自己在空軍中間的冒險經驗寫記下來。從這本書里我們看到美國空軍怎樣來中國作戰，怎樣大規模殲滅轟炸香港，怎樣在雲陵上空對多數敵機作戰。以上一切，都是寫得十分真摯而且動人的。



3 1760 9408 8

116
J712 55
31

目次

一 夢一般的遠征	三
二 緬甸行	一三
三 高出了埃非勒士峯二英里	一五
四 最偉大的一月	二二
五 向A V G 致敬	二五
六 授給香港的拜年片	三三
七 我們最痛恨的蟲子	四一
八 怎樣治好了將軍的瘡	四六

一、夢一般的遠征

一九四二年三月初的一日，實現了加入遠征的希望，我立即抓住這機緣，到中部的二



到，我要在那兒，從我們的遠征軍的領袖接受戰鬥的訓令。
第二天，我們把全家的什物打疊起來。上了向東開的火車離開加里福尼亞。這一次旅行是我生平所經歷的最悲哀的一次。我看着我太太和一歲小女兒的臉色，覺得我太太正在想着我自己。至那小女孩似乎也感覺到事情不妙。到了孟菲斯，我幾乎惘惘然地對他們道了「再會」於是我們分別了。但是當我眼睜睜看着火車消綫軌遠去的時候，我却知道我的生涯的一部分是消失了。我的世界是冷清的。

到了我那等待訓令的集合地點，我知道我要到C、V、西尼斯上校跟前去報到。他是最有名的巨型飛機飛行員之一——在空中會經用多年的心血，使四引擎轟炸機成爲今日那樣精銳武器的飛行員。軍官和兵員聚集了一大羣。我探聽明白他們都是特選的人員，是抱着投効的志願，爭求飛行堡壘上軍役人員的地位的。當我聽到西尼斯上校，對於飛行的講解的時候，我弄明白他們所以與奮的理由了。

這是「夢一般的遠征」——百萬英鎊的冒險捲成一片的遠征。在我們儘可能地到了遠東之後，我們要轟炸那方面的船隻，過後又要轟炸在日本的無類目標。我們所接奉的命令上說，我們應當使我們從西面的進攻和另一種從東面發動的進攻聯合起來。

打了預防十四種疾病的注射針，帶了到各地去的護照，帶了跟非洲，阿拉伯和緬甸的土人交易用的小飾物，我們飛到佛羅利達。我——B-17E——空軍號碼四一八九〇三——我當即在它的機首裝了藍色的日本旗幟，便將我的號彈瞄准器上的「十字」(Cross Hairs)。

給正對住「東京」地名上的十字記號。用我蹩腳的拉丁字寫上（Hadesab Alfar）這幾個字——露出大意來就是：「從天下降的災殃」。

我跨進我的飛機上的座艙，便會到我的同機人員。各有各的個性，可是誰都急切地想望着出發。同伴飛行員是又一個黑頭髮的南方人道格，沙普，他是後來在仰光上空另一架飛行機被打落的。第一個中尉。

道格是理想的飛行駕駛員。我要弄熟這巨型機，最初請教過他。道格是在我担任着教練的期間學習飛行的。當時我教過他的一級飛行；現在顛倒過來，他要教暫時的教官了。要知道我還沒有飛過B一七B呢。

我向我的同伴飛行員請教道，「請向我指點一下，這飛機是怎樣飛的——我要弄明白怎樣撥動這些「螺旋槳」，他單只不相信似的對我笑嘻嘻。「喏，上校，」他說道：「這飛機你能够駕駛——你不是教過我飛行的麼？」我向他解釋說：「雖然PT機，BT機及其他教練機，我開過了成千成萬的鐘頭，對於單引擎機和快速的雙引擎中型轟炸機，我也很內行，可是這樣的巨型機，我却弄不明白了。」

他向我指點了開動四引擎的妥當方法，這就是在用補壓開關的時候，怎樣安頓螺旋槳，怎樣鎖住尾輪——總而言之，就是怎樣升起五萬七千磅的威力飛機來，使它在機場上空打轉。那天下午，我駕駛它，着陸兩次，那天夜裏，我在那架飛行堡壘周身探究了一番，考察過運轉訣竅的全部。從細微曲折弄通了這巨型機飛行的道理，第二天，我單人把它駕駛了四小時以上。在第二十次着陸之後，我覺得已有相當把握，可以出發作戰了。

工程師埃爾登南軍官擔任着照管引擎機能的職司，全部登記的員工是在他指揮之下的。他是勤務

的芬蘭人，又是我生平所親見的一個最勇敢的人。

鮑特勃立奇軍曹是主任無線電員。他的兼職是管理機身中部後方的一尊腰砲。柯勃軍曹是副無線電員，他又得經常照管那下面的砲位。在這次飛行中另一尊腰砲，是歸無線電軍官赫雷中尉管理的。尾部砲手則是莫德來。

導航員是我少不得叫他傑克的一個中尉。他是愛好的職言的靈敏的小伙子，我知道在我們這次遠征之後。他做着導航員出動過多次空襲，去轟炸仰光的日軍。

在我們出發飛行之前，我們試驗過投彈機關和投彈瞄準器。身長六英尺三的又瘦又高的投彈員喬治——他是怎樣鑽進機首來的呢？這在我從來沒有弄明白。我現在看得見他在那兒了。一心伏在他的瞄準器上面，等着炸彈送出去——「細十字」老是對住目標的。

我們不得不把一切東西都試驗一番，因為我們要飛行到日本的路在一萬六千英里以上，這一次遠征中間不能有失錯，我們沒有憑靠機運。等到一切舒齊了，我簡直煩躁得要咬起指甲來，因為我的飛機是離開國境的最後一架。在我們等待着的期間，我時刻耽心着，生怕什麼上司在我能够起程之前，會把我所奉到的命令改變一番。另外十二架飛機已經飛出了，西尼斯上校的B二四機領着隊。他們分別地飛到「東方」去，奉命在印度的喀拉齊會合，等待最後的命令。喀拉齊呢，是在一萬八千英里之外。

我們到巴西的飛程是平安的，但是運命之神却要在橫渡南大西洋的旅程上考驗我和我的伙伴們了。

我們等到天暗才出發，爲的是要趁清早的亮光到達非洲的西海岸。在到機場去的火車裏，我隨意跟伙伴們談談天。我特別想求得信任的一個人，是我歲的導航員。我對他說；我飛過十年以上了，這

大約算得很長的時間了罷。我想要叫他明白，甚至在那十年裏，事情和形勢也已經改變了。我一向是靠推測航法駕駛的——換句話說，我劃定了路線，遵循着那羅針儀的路線，隨時把偏差校正一番。當我一路飛行的時候，我經過了若干知名的地方——我們稱做「核對地點」的——向我的目的地前進。當然，飛出到海洋的上空，就不會有什麼「核對地點」了——但是即使沒有這等地點，單只靠核對過的羅針路線，要把一架飛機從南美飛到非洲在許多場合也是可能的。

然而最好的辦法却是採用着天氣觀測航法；我對導航員傑克說，這是適應着他的才能的。我叫他明白，我打算完全信任他的導航，因為據我所知，在許多場合，較老的飛行員是不容易從推測航法轉變到更新式更切實的方法的。

傑克感激着這番話，在他的海圖上十分用勁——他告訴我：原初的路線是八十一度——由於阻力和風的關係，這要有路微的改變。我們大家知道這架飛機必須安全地飛到戰區，我們大家知道必須我們全體協力盡職才可以使它飛到那兒。把這飛機帶到海洋上什麼迷失的地點呢，還是帶到非洲西海岸小小的一點？這責任就落在這位導航員身上。

細雨下着。我們實際上靠着機械滑走過去準備起飛，因為即使在晴朗的夜，要清清楚楚地滑走也似乎是不可能的，窗遮上的雨點加上從濃霧里放出的光使一切景物模糊。我們把螺旋槳推動，機器開足，便向海洋起飛了。

我們從雨中攀升上去，衝到一萬一千英尺高的晴朗的天空和無數星星的光里。

我們一路飛馳着，留在後面的路程加長了。在四小時之內，導航員對我說，我們已經飛過七百英里了。底下的雲迸散了，在滿月的光里，顯得美麗。不時我們衝過了高處的雲端。前面的高空有着逐漸逼近的閃爍的光，這我知道，就是幾乎經常的赤道帶的閃電。

前面的雷因愈來愈迫近。我們繞進赤道帶去，空氣險惡起來；雷閃的光景好像老遠望見陶康西島上的放煙火。

起初，我們鑽進灰白色的雲頭去，過後又復衝到月光裏。最後雲塊似乎龐大起來，而且上升了，等到月光暗淡下去，我看得見密層層的陰雲沸騰着，彷彿是從鍋子裏衝出來的蒸氣似的。

那時候我們鑽進了陰雲沒有出來。我把路線控制得穩穩的，因為我知道我們現在要進赤道帶的堅壁——兩種大不相同的氣溫所造成的氣流相會合的一點了。當雷閃從陰雲中間掠來的時候，我竭力想避開那一條條的青光了。

忽然間。感到了真正的震悚：因為電光在我們周圍閃着，所以翼精似乎耀着藍藍的光了。旋轉着的螺旋艇周圍也有着同樣的藍光，當我向機鍵盤伸過手去，要關住自動駕駛器的時候，我的手和機鍵盤之間的空間也耀着青青的光，於是我記起了，這現象就是——靜止電流的特殊狀態所引發的聖愛爾瑪的火（註），這一種光景間歇地重現了幾次，但是我却總覺得受不慣。

我自己管理了機鍵，用手來駕駛這飛機。那時候雷電愈來愈暴烈了，我記起了朝北轉向的訓令。當我轉向的時候，一切禍難似乎發作了——我一定是剛在轉向的刹那，進到風暴的中心了。劇烈的向上阻力簡直擋住了這巨型機，我們簡直要像起重機一般上騰了。起初我拚命要控制住高度，但是不濟事。要使這飛機飛得平直，我們必須每分鐘攀升兩千五百到三千五百英尺。這才可以使向上阻力轉變為向下阻力，這光景彷彿是兩翼快要從機身撕裂了似的。

我撥定好羅針儀朝北直飛，希望避開那風暴。

（註）大氣中的電在教堂塔尖或是船桅頂端所引發的一種光，通稱聖愛爾瑪的火。這名稱是從地中海水手的護聖愛爾瑪（意大利人）假借的。

於是，好像一隻巨狗揮掃著一隻小狗一樣，飛行堡壘最後地震盪了一陣，大氣把我們從赤道帶的出嶺和豁谷攆了出去，我們便又看見月亮和星光了。歡欣的感覺重復到來。我們使那飛機回到了向非洲的路線。在我們右邊遠遠的南方，電光繼續閃耀着。如果我們沒有轉了向，那一番通過赤道帶的飛行也許會教我們再驚擾一個鐘頭或更久的罷。過幾分鐘，我們穿過了赤道帶，但在緊張情緒之下，那短短的時間却似乎長得好比無數的鐘點。自信心回復過來，天氣有了變好的徵象，我感到舒暢了。

鐘點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里程一英里一英里的落到機後，於是前面的天空開始轉到灰色，我慢慢地低飛了。四月五日的黎明到來，我們繼續把飛行高度減低，從一萬一千英尺減到一千英尺。在這低低的高度，我們掠過加拉海，用焦急的眼色我看前面的陸地，因為飛過了五千海里光景，我們累了。我們知道我們一定是離岸只有二三百英里，但是我們却急於瞥一眼暗沉沉的大陸。

於是一件怪事發生了。我們整夜是差不多飛着八一度，但忽然間導航員却在機內電話上對我叫道：「把路線改換到一三五度罷。」那時候，我瞄着三明治——唉喲，這我幾乎掉落了。

我朝同伴飛行員看了一眼，他已經聽到了新的路線，臉色也迷惘了。我朝下看看海洋，弄不清楚究竟幹麼我們要在方向上作着這樣急劇的改變。於是我忽然想到，我會經對這位導航員說過，我要依從他的話。於是我轉到一三五度的路線。

我們的飛機，離水面只有一千英尺光景，向前進行着。道格和我兩人真是把吃的事完全忘掉了。我們守在各自的座位裏想着，現在這路線也許不對罷。

但是我們却依着那條路線續飛了三十分鐘，同時道格和我焦急地等着導航員告訴我們另一條飛行路線。當他告訴我們的時候，那是一次瘋狂的改變，一四五度。於是我說道：

「道格，你暫時照顧一下。我要下去去看看這是怎麼一回事。」我走下到導航員的房間里。

「喂傑克，」我說道，「我們是幹得不錯的，我們應當在一小時光景之內飛着非洲了，我們忽然作了一次九十度光景的劇變。什麼一回事呀？」他臉色有些慌張了。於是我想，看見他整夜探照着，我又想到他對於自己所幹的事，似乎有些着急。

傑克皺一皺眉頭說道，「嘿，上校，我不知道——」我分明地抽噎了一下方才能够發問：「幹麼你說不知道？你幹了什麼？你幹着什麼？我們一直是飛着筆直的路線？」

「我弄錯了，」傑克說道，「昨夜我們起飛之後，當我撥好我的兩隻錶的時候。」

要知道飛機上使用天象觀測航法的人所說的錶就是經線儀，這一共兩個不消說都是很敏感的。傑克繼續對我說，在他夜裏聽着里奧無線電的時候，無線電上報告了時間，他便想把兩隻表撥撥好。但是他卻忘記了，把一隻表上的軸柄立即抄出來。無論如何，他所撥定的時間和設想中的準確時間有着幾秒鐘的差別了。甚至那麼幾秒鐘的差別，他覺得也足以使我拋撇了路線。

嘿，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又回到那飛行堡壘裏左手的座位，我想我有些氣惱了；我一看窗外，不知道怎麼說。過了一會。我才告訴了道格這一回事。我們的聲氣裏有些咒罵了，我記得我說的話是：

「倒運，道格，我一向是推測航法的飛行員。非洲是大地方；我想，我一個人駕駛着，是能够飛到非洲的。只要把飛機朝着大陸的凸出部分，一直飛着。我也許會跟我的目的地機場。有幾英里的相差，但是我到了非洲，我就會知道從那個地點朝北轉向呢還是朝南轉向。現在呢，我讓這個孩子導航員把我們迷失在這兒。」

過了幾分鐘，傑克發狂似地叫出了又一條飛行路線，於是我轉向那路線，此外沒有別的辦法了。那時候，我得了「個結論。如果剛才我們飛着八一度時候，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我們應當

認爲這是正確的——那麼我們現在要再轉到原來的前進方位了。我叫副伴飛着員走下去，捲海圖拿來；我們要查看一下。

不一會，道格從導航員的房間帶了非洲西海岸的海圖回來。現在，如果你看一看非洲的西部海岸，你就可以注意到，我們是朝着赤道北面從巴斯赫斯德以北向西南伸展到拉斯的那大凸出地區前進。我拿了一支尺畫一條線從巴斯赫斯德下去，穿過阿克拉。我又畫了一條垂直線，把那條線等分了。我認爲我們是在不到這等分線的大西洋。凡是人迷了路，他總得把什麼一點弄清楚。於是我把那條線對非洲的角度測量了一下，查明是六〇度。我向道格，莎普望了一眼，說道：

「嘿，道格，辦法只有一個，我打算這麼辦。如果我飛着的是兩百或是三百小時的途程，我原也可以四下裏搜尋一下着陸的地點，我不打算這麼辦。據我飛行的經驗，要飛到任何地方的唯一辦法是依着直線飛，這就是我們打算飛的辦法。」

我把我的羅針儀撥到那六十度的路線，叫喚下首的轟炸員——瘦長的轟炸員，名叫喬治的——告訴他，現在要依一直的路線飛了。我又四下裏望同樣的伙伴們。有許多人走過來聽的。他們感覺到事情有點不妙，無線電員回到他的原位去，用心要查明巴斯赫斯德的無線電方位，另外一個則要查明另一地點的方位。我對他們大家微笑了一臉，說道，「如果你們中間有誰打算變更這路線，我就用這槍打他的腦袋。」我即使帶着微笑，他們也知道我的話裏的用意是認真的。我們也許應當兜個圈子才可以飛到非洲罷，但是我們卻首先要弄明白朝那兒前進才可以着陸。

我們要飛到非洲的那凸出部分，最遠該也只需要兩三小時光景的飛行時間罷。我知道一切在三個鐘頭之內就見分曉了。我又復朝同伴飛行員望了一眼，問他最好的辦法是什麼——把引擎撥回一下節省些汽油呢，還是照剛才那樣過去。「扳一扳機掣罷，」他說罷，我當時問他，最好的辦法可是把引

擊停住一兩部麼？他主張過後再這麼辦，也許我們可以先試停一部，後來停兩部。

一小時過去了。我看一看油表，把機掣又扳回些兒，把多餘的壓力又減低些兒，爲的要汽油用得少。我們開不到每小時一六五英里了。我覺得心裏有些着急。望一望人家的臉，我覺得他們的思想差不多同我的一樣。我最所憐憫的一個人就是下面做着導航員的那傢伙。我感覺到一會兒有些恨他，一會兒又有些同情他。

但是我們都還保持着那六〇度的路線。我向四面八方張望着，要在沒有島的地方我出島來，我的心情就慌亂到顛地步。低雲映在水上看去正同鳥嶼一樣。我們無論望到那兒，那兒就彷彿有着陸地，但我們只是向前一直飛着。我知道海上的種種幻景，我們不想在那海洋上打盤旋，弄得汽油乾了，還不明白我們是在什麼地方。

飛機忽然把機掣轉鬆兒又扳回了一度，又一個鐘頭過去了。我把油表再查看了一遍，於是同伴飛行的鐘錶說道：

「願，上校，我們卻能够在空中停到兩個鐘點。我們必須在兩小時之內趕到那兒，」

我不知道，當時我是否把機掣又扳回了些兒——當時我們飛行的速度足以保持兩隻引擎機在空中。時間逐漸地過去了，我每查看一次油表，那油表總似乎向乾涸點退下去，快得叫我感到油槽一定有漏洞了。

從那時候開始我們自己的路線以來，過了兩小時五十五分，從陰雲裏露出一種東西來。這起初看來是一個巨大的煙面，於是我捏住了操縱桿準備避開它，因為這是洋面，過後，我心一跳，我認爲是雲霧散了。這時候，這看來是真正的陸地了。我覺到心花怒開，一陣純粹的感恩的顫動從我的脊骨中湧出，因爲我看見那黑沉沉的對象上面的森林，因爲我知道洋面上是沒有樹林的。

當我駕駛了一架裝滿郵件轟炸機迷路的時候，我發覺了自己是在卡拉馬索。芝加哥的燈號線，最後我在我希望着就是托萊陀的地方着了陸，我向那軍曹問到托萊爾機場上我的一個朋友。這番情形，前面是說過了。那個朋友當時是華爾特中尉，也就是這次在漁人湖沙灘強迫着陸的華爾特上校。巧合麼？偶然麼？我想不曉得。許多年遠去了，世界有了大大的變化——可是在環球旅行的半路上這一個地點，那同一個人又復使我能夠確定我的地位了。

於是我把飛行儘量低飛到支柱快要接觸波浪了。我們把機身移到正常飛航的部位，掠過沙灘去。我使機翼從棕櫚樹林中間穿過。我對住了那些睡在棚舍前面的暗沉沉的土人們突降。我向他們招招手，他們也回過來招招手，當我看到他們的白牙齒閃着光的時候，友誼的感情湧到我的心頭了。

在前面，向下望去有一條河，這是通到機場的。我們便依着這河道飛去。不一會看到機場了。幾千的黑種土人在長長的跑道上工作着，有的拖着石製的碾土器，有的頭上頂着盛泥土的小籃子。我除發了一次孩子脾氣，突降下去，在機身嘖嘖的噴響。做工的土人們避開了。我掠過跑道，滑走了一會，於是着了陸。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非洲的歇腳。

二、緬甸行

我們飛過了非洲，在藍色的阿剌伯海上空隨着阿剌伯海岸直到吳曼灣，然後又經過喀喇噶。我們心焦地等了兩個星期，謠言四揚了。

當西尼斯拉長了兩乳從德里回來的時候，我們知道糟極了。他懷然地把真相告訴我們。由於巴黎的淪陷，中國東部——我們秘密基地——其他機場的喪失，連同一些在他管轄之外的別的因素，我們「夢一般的遠征」是完蛋了。

西尼斯上校和這倒禱的「夢一般的遠征」中我們大多數人都接到了新的命令，要到印緬邊境上阿撒姆東部一個偏僻的基地報到，去管理A、B、C、航運總部。這個阿撒姆——緬甸——中國運輸站，目的是輸送軍需品到中國和緬甸，儘可能地補償滇緬公路淪陷的損失。

C、V、西尼斯上校是主管；他是A、B、C、航運站的司令官，我是他的幹部人員。

我們大部分的飛行員都是從我們原有遠征隊的十三架飛機的人員當中選拔出來的。雖然當襲擊東京被取消時他們的士氣有些沮喪，但他們仍是我所見過的最優秀的運輸飛行員。

西尼斯上校是一位老練的巨型機飛行員，而且這十年來他都是在四引擎轟炸機上工作。他以B—五式巨型機所造成的紀錄將之遠鼓舞各軍。他是一個魁梧爽快的飛行家，他從來不叫別人做他自己所不願做的工作。我們A、B、C、航運總部的同人都把他看做最好的好人，而西尼斯在的我心目中也將永遠是我們空軍中最優異的軍官。這位愉快老軍人準備做一切事情幫助戰爭勝利，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寧願去殺日本鬼，不願運貨積壓過緬甸。我和西尼斯上校同住阿撒姆的一個茶園裏。

所有的飛行員都定優秀的，他們都心急得很。天氣從來不會太壞，航程也不會太危險，叫塔克士，卡萊頓，鮑白。撒克士頓他們飛不得。在阿撒姆，他們要很寂寞，瘧疾以及每一種熱帶病作經常的鬥爭。他們在泥濘地方吃飯睡覺，可是總沒有像平常的士兵苦於當地的飲食那樣的抱怨過。多纖維質的水牛肉非常堅韌；咀嚼起來却愈過愈有味了。

雖然有這些困難，我們却喜歡這個派定的任務——因為邁納嘉山麓是緬甸，他們說那一邊進行着戰爭。在每一個人的心底裏，都真的想做點事來阻止日本人逼過緬甸向北急進，但是我們沒有戰鬥機和轟炸機。我常常聽到飛行員們竊竊私議，想回到喀喇噶把那十三架四引擎的轟炸機偷來，當然這不過是軍人的流言而已。當我們把軍火，飛機汽油和炸彈飛運給A、V、G（美國航空志願隊）時，我們不

想像的那一點點裨益，僅能把我們的士氣免于消沈罷了。我個人幾乎每天飛到臘成和勞汝作一次短航，有幾天我更向東去，直飛到中國的昆明。

有一天，正當四月梢，兩個中國的飛行員駕着兩架 P-40A 式機着陸了。這是很好的上昇迅速的
小型戰鬥機，是「旋風式」的前身。但是他們的油槽快要漏油，如果再加發動機是在機身後端的下方，這一來說不定會惹起世界上最大的火災的。這批飛機的名聲一向很壞，因之就擱在地上等修理。那兩個中國人把 P-40A 式飛機留給我們又回中國去了。西尼斯上校跟我便變成這兩架小型戰鬥機的繼承人。

彭納軍曹無論做什麼事情，不管粗細，都是很勤勞的，他終於把漏孔修補好了，至少也使它們不至于起飛時就着火，像有幾架所遭遇的那樣。我駕駛一架這樣的飛機，決定用它來保護航線。雖然這是一架能够追擊日機的戰鬥機，對於這些非武裝運輸的駕駛員們也是一個很好的振作士氣的因素。

三、高出了埃菲勒士峯二英里

環繞着機場試驗這單座機的耗油量試了好幾天，其間還不住地用機槍射擊布拉瑪普特拉聖河中的鱈魚。每次我們都昇到阿撒姆的熱霧以上，我得看見北面 and 西北面一帶喜馬拉雅山的高峯，於是我的心裏開始渴想飛過世界最高的山峯了。

當那即將來到的季候風期使我們不能運軍需品給緬甸的 AVG 的時候，有一天早晨，我在阿撒姆的上空試着我們的小戰鬥機，我儘是望着世界最高峯的峯頂。我知道我能够向着那列山脈的上空，將這架飛機試飛到最高的高度，像我飛越阿撒姆的機場上空安全高度一般的容易，所以我着了陸，裝滿了所有的油槽，帶着我的開麥拉和大量的養氣，從阿撒姆的茶園裏起飛，經過拉薩聖城，向着西藏

的高山飛行了。

飛到布拉瑪普特河上空，我便循着這條河上昇。不久，我飛到我們沙底亞的補切機場，順着河道向北轉，看着印度北部濃密的莽原隨着山脈的升起愈過愈高，而河流却漸漸細小了。

當我遠到轉向北方的高度而且進入西藏境內的時候，我不住地向下望着布拉瑪普特拉河，驚異不置，這是一條平均在一萬二三千英尺高度奔流一千英里河流；我知道，在西藏的河流甚至和我們美國最高的高山差不多高哩。

不到一百英里，下面的地域，像魔術似的都從潤澤的穀田，深綠色的茶田，交錯流過平曠的河流變成了參差的山地了，我把這仍然上昇着的戰鬥機向着布拉瑪普特拉河峻谷的兩座山峯之間飛去。左邊的一座山在我的地圖上叫做蘭姆夏。巴華；右邊的一座則不知其名。這兩座山大概都拔海二萬五千尺。向北去，地圖上則顯示出一片沒有等高線註明的地區，是一片被列爲「未勘查和無人管」的地帶。

我的 *Wright* 式機所飛的高度現在是二萬英尺。在我的下面，我可以看見深谷中的白雲。

當我把機頭向着那現在出現於地面曲線上的龐大的山峯飛行的時候，我的航線已經離開了河道，即使在我已經達到的高度上——二萬五千英尺以上——我也只能驚嘆它們的偉大而已。現在，當我左右四顧，攝取影片時，舉目一看，我已經進入一片直徑一定不止一千英里的地區。一閃之間，我的眼睛便從阿撒姆莽原霧氣騰騰的谷底滑到了一萬二千英尺高的納嘉翠山；然後又從這些山麓小丘滑到了那世界的屋脊喜馬拉雅山遙遠的雪峯了。

於是，一直往前，我看見了坎寧章加山，可以見到它那五座山峯。向西去，一個尖峯接着一個尖峯聳入發紫的天空。那裏是馬加盧峰，在坎寧章加峰的對面高聳二七，七九〇英尺。坎寧章和凱莫。

拉尼峰是在馬加盧峰和那埃非勒士高峰之間。最高大的山峰依然混雜在它一羣的絕頂之中；所以從我的距離看起來，我還不能指出這個地球上陸地的最高點來。

我開足了發動機向上飛行，現在大概是兩萬六千英尺了。在遠遠的西方，我看到喜馬拉雅山終止的地方，在印度的熱霧之上，現出了遠在利查布省的其他山脈的尖峰。其中有一個我認識是巴德材納士，它差不多有二萬八千英尺高。

于是我繼續前進到馬拉盧和凱莫。拉尼峰，讓這座小戰鬥機不斷上昇，在大山之間的峰凹中盤繞，甚至在因養氣不足的昏迷中——或者如空軍軍醫所說的飛行血潤症——我仍然以這座嘈鬧的美國引擎自豪，它推着我上昇，直到世界的頂點。

坎岑章加峰孤零零地聳立着，附近沒有較低的山巒，真算是羣山之中最美的一座。它雖然比埃非勒士峰整整低一千英尺，但是我卻孤獨地從一塊一萬四千英尺高的高原上奔起另一座一萬四千英尺的莊嚴的金字塔，統率着一列世界上最高的高山。戰鬥機和我「越過」了馬加盧。在那一邊，向着埃非勒士峰，我看見了卡美特峰。然後一個山峯一個山峯地迎着我的視線，那是凱莫，拉尼，科米埃莫，坎琴密，二六、八七〇英尺的科貝尤，賈粵康，洛達（埃非勒士的北峯）——終於，我的眼睛虔敬地集中在埃非勒士峯上，彷彿我把這最大的山峯留到最後似的，在西藏這叫做剋木蘭，是一座神山。

我推測，我最後才讓我底眼睛看見這一座大山的真正的理由，乃是到現在為止，才是我上邊的唯一的峯頂——其餘的都漸次沈落到這座小戰鬥機昇起的高度以下了，現在就連埃非勒士峯也在慢慢低頭了，我選向那一團紅色的塵霧去，除去那上層氣流永恆的風所搖擺的地方，全部蓋滿了冰雪，在三萬英尺的地方，中間的正南，我看見了埃非勒士峯的「羽冠」，那是由峯頂插下來的雲所結成的，這一天由北風吹成，指着南方，陽光射過，顯出一道美麗的彩虹。

現在，在埃非勒士峯之上，我按捺住想在下風頭這一邊飛近這個巨峯的企圖——那裏必然有着可怕的下行的氣流，而我又得重視這世界下方的較小山峯的較小的下行氣流，我一直越過北面的洛塞峯，給襯着天空的埃非勒士拍了照，當我打開飛機上的天窗時，我感到一陣凜冽的寒風，當時我看見我的氣溫表正指着零下二十二度。

我們繼續飛昇；讓我的螺旋槳在喜馬拉雅羣山中嗚嗚響着，埃非勒士落在下面很遠了，我於是生出一種愉快的感覺，覺得我比最高的高山還要高——並且仍在飛昇着跟我的努力是想使這架飛機儘量地飛高，只要它留給我足夠的養氣回到安全的呼吸自由的氣層——同時，也要有足夠的汽油達到我選好了的南方的科奇，貝哈境內的加油機場，最後，當我的高度計指着三七、〇〇〇英尺的時候——從氣溫和氣壓的校差上測算起，已經超過四萬英尺也許實際上是四萬四千英尺了——爲了心和肺最好是回去這一個念頭，在我已經過去了。

我感到了飛行血拴症的徵兆到如此的程度，一下子想叫喊起來，一下子想敲敲頭，一下子又想拍背，這是高空飛行員所患的一種特殊的「暈醉」，最須小心謹防，我當然不願突然熟睡過去，而且俯衝下去在西藏的喇嘛中間做一個永久的僑民，無論如何，我的眼睛可不能再清楚地欣賞山景了，而減少了的氣壓也使得我的肚皮裏極度的不舒服。

遮風板上的溫度計，現在在零下五十度。下面一定比五十度還低，什麼地方都是冷的，我的開麥拉雖然裝掛在座艙的取暖器上的，但我知道它時時凍住而且不走了，在我的下面，現在都是些在地圖上註明着同樣的字句：「未勘查無人管的地帶」的高山，也許在那一列山脈中還有些比埃非勒士峯更高的山峯吧——誰知道呢？

我飛越埃非勒士峯，在我所達到的高的高度上——差不多在這巨峯之上二英里——抽了最後的幾

跟照片。北面五百英里以外，我看到了鳥魯莫茲達的絕頂，它的高度在二六、〇〇〇英尺以上。在它的週圍我可以看見從東土耳其斯坦沙漠中升起沙霧。而西面，在阿林康格里峯（二五、〇〇〇英尺以上）和卡美特峯（二六、五〇〇英尺）這些真正的西部喜馬拉雅的山頂背後，我可以看見沙叟康格里和底斯他吉爾。沙爾的峯頂。這條山脈中有一座二八、三四〇英尺高的叫做巴德烈納士的巨嶺。

爲了要清醒一下因過高而很快就「酪醉」了的頭腦，我想開槍，但是槍却凍住了，盤旋地墜降到恰恰三萬英尺的地方，我一直越過了埃菲勒士飛進了那「羽冠」。幸喜我立即注意到早先我小心的判斷，沒有飛近那峯嶺之下的下風頭。因爲我被捲入我所經歷過的最猛烈的下行氣流中去了。

當機頭飛進「羽冠」區域的時候，我彷彿感覺到從古老的凱木蘭上而伸出一隻巨大的手，粗暴地把我拉向尼泊爾，那就在底下的一個國家的方向去。我的開麥拉撞着我的嘴巴。我的地圖從圖匣裏飛滿了座艙，我儘可能快地把機頭向下對着美洲，把支撐放在低度，奮力弄去蒙着我的眼睛的地圖——差不多我還沒有發覺，我們就飛出了低氣流，平穩地在二五、〇〇〇英尺的高度上飛航，至少在鄂巨峯之南五英里。即在那時候，我們的高度差不多已經落下了一英里。

我儘全部控制住飛機之後，便盤旋拍攝更多的照片，並且又昇高一次看一看北科爾峯，那地點是在努力飛越埃菲勒士峯的時候所忽略了的。從那裏我可以看見人們會被大自然和暴風雨所擊回的地方，大概海拔二八、〇〇〇英尺，我想起了那些勇敢的人們會經努力由大吉嶺橫過了錫金士邦，爬過了這無窮盡的山巒的一八、〇〇〇英尺以上的高山步行的那幾個月——結果在這里，在那絕頂之下不過一千英尺，功敗垂成了。在我則想就乘着這不斷噹噹響的「一架喧嘈的美國機」幹完我戀越喜馬拉雅山的工作。

汽油，養氣和軟片都快完了，我便從喜馬拉雅山主峯——西方的突起和凱木蘭——的峯間穿過而

且虔敬地向地球表面的最高點敬禮。我打算用那兩挺五十米厘口徑的機槍向冰河發射來致敬，但是它們又一次發不出火來。所以我祇有搖擺我的機翼向着前方的我的加油機場衝下去了。

頭痛着，但是帶着滿心的歡喜，我在麻哈泣耶的大殿上噙隔了一陣便在科奇貝哈着陸了。然後，上足一百「沃克丹」汽油，我繼續向東折回布拉瑪普特拉河，越過台茲普爾，我不時地望望我的老朋友，喜馬拉雅山。

我已經越過了世界上最高的山脈。我在五小時十分鐘內完成了從我們的基地沿布拉瑪普特拉河經拉薩和埃非勒士直到科奇貝哈的一千英里的飛行。我的航線經過了那些也許是世界間最難到的地區的上空。不僅由於自然條件，而且我恍然悟到，也由於當地人民的宗教，這當然是被禁止的。

我在阿撒姆着陸不久以後，接到了那在我全部軍務中緊追着我的信。「你須於此信背後簽字解釋，為何飛越喜馬拉雅山並穿過尼泊爾國。」

後來才知道印度的英國當局會以兩個理由向德里的美國司令部詢問到這次的飛行。第一，一架飛機飛過尼泊爾（精悍的小古爾卡兵就是從它獨立的小鄉村裏來的），便冒瀆了人民的宗教。第二，這件事是這樣地被發現的：有一家加爾各答的報紙，將這個故事向全世界公開發表了。這位通訊員說到我我那架小戰鬥機怎樣毫不費事地飛昇二九，〇〇〇尺直達埃非勒士的峯頂並且還越過最高的山峯兩英里。但在通訊的結尾，却有幾句話英國人認為是挖苦了他們的能力。

這篇名文的結尾如次：

「一九二七年英國爲要飛越埃非勒士峯會花費幾個月計劃的時間和幾十萬金鎊，而在一個美國的航空員，斯各脫上校，祇帶他早晨五個鐘點定規的試飛時間，消耗了幾加侖的航空汽油。」

當我想起這位勇敢的新聞記者並沒有考慮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二年之間航空進步的不同，當然

我是有點臉紅的。哦，算了吧，回覆了信，表面上叫有關於各方面都滿意，我仍然是很自由的，而且仍被允許在高空翱翔，呼吸那較清潔的空氣。在我的內心裏却封鎖着許多有意義的回憶，對於喜馬拉雅山頂上那些自然界岩石的傑作的回憶。

四、最偉大的一月

五月一日開始了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月。在那個長長的一月裏，我每天飛行，有時一天有四次任務之多。以總數二一四小時四十五分鐘計，我平均在這個月內每天要飛七小時以上。大多數的時間是乘的戰鬥機——我那架小巧的老吉提塞克機，我學習了很多，而我們又非常非常的幸運。

五月九日我飛到緬甸去，出襲四次。其中的第一次，我護送兩隻運輸機到保山，它們要在那裏着陸，收拾AVG的行李，AVG正要回昆明去了。我等着它們着陸又再起飛，然後告別。沿着薩爾溫江向南飛直到我看見臘戍，我便向西轉直飛機場，恰恰平着樹頂飛了進去，在兩個要道口猛烈炸毀了幾座高射砲。在第二遭飛過機場的時候，我感覺到而且聽到槍彈擊中我的飛機，但是看不見槍彈的出發處，看見的時候差不多是太晚了。緊靠着機場的西端，大約是在樹底下，是日本機場的守軍。他們集合成兩個方形，像古時馬其頓的方陣，正在對着我開槍。我把我的槍口對着他們，只見五十米原口徑的火力使日軍的陣列受了極重的死傷。但是甚至在我掃射了他們三次以後，我看見他們還是守着原地位，這真是完善的作戰紀律的光輝表現。後來有一位AVG老大，塔克士。希爾，告訴我他在遮爾也看見下邊有着同樣的事情，並且說在他打死，一個方陣中大約一百人以後，只剩兩三個人站在那裏，當他離開機場時，這幾個入還在向他射擊。

離開了臘戍，我飛到開泰搜索鐵道上日本火車，可是這不過引起了地面的一些高射砲。從那裏我

又回頭向北到八莫，看見那裏沒有駁船，便繼續飛到密支那，緊靠着伊洛瓦底江的水面低飛，用我後的彈藥擊毀了機場上的敵人的高射砲陣地。當我着陸的時候，我差不多已經飛了八百英里，這正是這架戰鬥機能飛的限度，尤其是因爲我轟炸的時候曾大開了機掣好幾分鐘。我的飛機上有幾個洞，但是多數是在舵和兩翼上。

不到一個鐘頭，我又起飛到孟拱和開泰作了一次短程小遊，搜索火車而沒有收穫。上了一些汽油以後，我又飛回，猛襲了密支那，轉向北去，看見在八莫有一船敵人的軍用品。雖然我沒有擊沈這艘江輪，可是我至少射下了八百發子彈在船上，讓它停在水裏跟着水流慢慢地飄流。

現在，作爲這了不起的一天的結束，我又昇空，向保山之西約二十英里薩爾溫江上的一座橋樑進發。我會收到一個無線電報告，說A V G 在湯姆瓊斯，畢孝浦，和塔克士，希爾領導之下正在猛炸在那裏造浮橋的日軍。飛到了集合地點時，我什麼也看不見了，只見A V G 在薩爾溫江日軍陣地方面所炸毀了的幾輛焚燒着的貨車，顯然我來參加此役是太遲了。

我轉向南方向臘戍飛，從一陣小雨飛過，其時在下方的滇緬路上我看見一隊士兵向南行進，也許是向着釋放去。滇緬路在這地點大約是海拔八千英尺，差不多昇到頂的時候，剛剛在九千英尺以上。在我下邊的軍隊是日本士兵，顯然是當A V G 用五百磅的炸彈轟炸他們時，他們從江邊混亂中撤退的。我飛到旁邊監視着他們——他們在大雨中行走，而且從他們自己的安全的觀點說起來，他們是正走在公路生最不利地方。滇緬路是挖用雲南的紅土鋪成的，路基的兩邊都是陡削的堤岸——此外，我以爲他們在雨聲中也沒有聽得見我，而且我也知道他們沒有看見我的飛機。

我把我的機槍的開關扳起，從我那光亮的插準器中掃過去，衝下去射殺。我的槍彈正擊中目標，因爲我按着發火機直到最後的一刻。做這件事是用不着高速度約，因爲倘使我還是環飛着的話，則我

射擊他們的時間一定比較長，而且也夠看見那躲在雲雨中的山峯。這時候雖沒有灰塵，但是那紅色的泥水却像間歇溫泉似的湧出來。六挺五十一米厘的機槍似乎就把這個縱隊粉碎了。當我從上面飛過的時候，我還能看見那些沒有被擊中的人拚命地想爬上那泥濘的路堤到樹底下或是那陡削的堤背後去藏身。

轉到與山峯很近的地方，我又飛回來。我常常找不着他們，因為雨很大，雲裏又黑暗，黑暗到如此的程度，竟使我的槍彈燒得明晃亮的落下地后又回躍到空中來，繼續燃燒着。當日本人似乎放棄了從公路上爬開的企圖的時候，我想這是我決定我的飛機該稱為「老殲滅手」的第三遭試驗了。

因為那一天十小時的飛行和所有的戰鬥，微覺疲倦，我興奮地但是有點小心地飛了回來。花費了我大約兩個星期的功夫來駕駛這架飛機，這才知道它是怎樣的一種武器。我已經看到了它粉碎了一個日軍的大隊，看到了一架美國機的火力遺下了三四百已死將死的敵兵在漫漣公路的泥濘中。當我聽着那阿列申引擎的震鳴而且撫愛地輕拍着機械瞄準器的時候，「老殲滅手」在我看來不僅是一個「人物」——它實在也是「不朽的功業」。我就在那時候才知道，這架飛機簡直是人類了。

五、向A V G 致敬

這個月內，我盡可能地常到中國去跟A V G的隊員談話。這些飛行員中有幾位是我曾在美國的軍校中教授行飛行的。我以前很少責罵過他們，而我現在又老些了，但是我很高興，當時我知道，這些年青的飛行員對於戰鬥比我懂得多過十萬倍。我會審問過這些飛虎隊員中的幾個人，並且問了他們許多問題，因為我渴望有一天我能跟他們一道飛去作攻擊的任務。

起初他們是不易被瞭解的。他們代表我國陸軍在中國的時候所遇到的人們，對於這些情緒緊張的

飛行員很是苛刻，其實他們在抗敵戰爭中都盡過最重要的任務。一開始他們都不很願回答我的問題，或是告訴我他們在戰鬥中成功的秘訣。他們不明白爲什麼一個陸軍航空隊里的上校一定要什麼事情都曉得。正如喬治·柏克士頓所問的：難道陸軍什麼都不懂麼？」在我看來，」他說，「好像我們在這裏所看見的每一個陸軍都知道一切的答案。」

當他看出我是誠懇的，而且我的志願是要過他們這邊來和他們一道飛行，跟他們學習戰鬥，使我最後可以把這些東西教給即將出來的青年航空員的時候，他便把非此再也學不到的東西告訴了我。

「首先，」他說，「領我出去到一架 P-51 式的飛機翼下，」首先，老總說，「決不要跟一架零式的飛機旋轉。他說那是不好。」

我知道，日本飛機都是以詭計勝過一切的，而且都是以四比一飛高過 P-51 式機。「但是那不要緊，」柏克士頓說。「P-51 式機是世界上最強的飛機。它重得要命，但是那却使它疾降得比什麼還快，它將以二比一疾降快過日本飛機。在 B 式機中我們用兩挺五十米厘和四挺三十米厘口徑的機槍已經幹得很好了。現在用六挺五十米厘的在新的吉提雅克機中，我們的火力比什麼都強。」

五月十七日，我和 A.V.G 負着任務從昆明飛到印度支那去。分隊長畢修普領導這次出擊。我和 R、T、斯密士在側位飛行，他是一位飛虎隊的飛行勇士，而且是我記得在加里福尼亞的油漆，瑪利亞他受訓的時候被我罵過的一位飛行員。

我們駕着我們的戰鬥機從昆明機場起飛，向南以一萬二千英尺的高度飛過滇池。幾分鐘後我們就過了蒙自，雲漸漸薄了，天氣非常晴朗。我們從中越邊境上的勞開飛過。然後我們沿着富良江穿過山叢中非常曲折的山谷，往南飛到河內。

恰恰在邊境和河內的中途，我們看見一列火車在鐵道上向北開駛。畢修甫領着我們四架機飛下去

猛擊它，而其餘的四架，則停在一萬二千英尺的高度作高空掩護。當我們螺旋下降襲擊時，我們環飛在火車的上空，一面預備好了疾降的速度，一面我扳上了槍機，並且調整了飛機使它增加的速度。

當我們平飛開來，下去廝殺時，我看見畢修甫槍彈擊中了車頭。我飛到那裏的時光——我在第二號位置，在畢修甫的側翼，——那白色的蒸汽正從那射穿的汽爐中噴出來。我看見司機和火快從火車頭跳下來，當我們繼續衝向火車射擊，我看見日本兵也許還有維琪法國的平民也跳了出來。我們飛回來，使幾輛車着了火。此刻，它祇是一條馬肚帶了，因為這列火車已經停住，不再在那山谷狹窄的曲徑中穿織了。

伙伴們互相談着時，我們歸了隊，我聽見畢修甫說，「讓我們用我們的機羣去轟炸勞開的火車站去吧。」當時我覺得那是不對的，因為當我們飛過勞開的時候已經驚動了他們，他們也許正在聽着我們而且一定等待着我們了。即使是這樣，那也不要緊；如果他們沒有警戒的話，我們一定會炸了鐵道塲，也會打死幾個高射砲手的。

我們旋飛下去轟炸目標，我看見畢修甫的炸彈恰恰投中在環繞車台的機車庫上。然後我投下我的炸彈。剛剛在那時候，畢修甫的戰鬥機冒火發烟了，我看見他把天窗推開跳了下去。他的降落傘在我的機前張開得那末近，我便突然停住恐怕飛衝過去，我停在那里彷彿有幾個鐘面，飛行速度計指着每小時三百英里，當時一團團高射砲的黑烟爆發在我的周圍。飛機彷彿正要停止下來，但我看見畢修甫向着中越交界的那條河飄去了。在那最後的一霎那，當我機頭向下，脫出那高射砲火中心的時候，我看見一陣倒颯的風又把降落傘吹回越南或是河那邊的日軍方面去了，畢修甫於是被俘虜了。後來我們聽他說，他真的做了法國的俘虜，和他們相處得很好。

我們在勞開的北面集合飛回昆明，陳納德將軍說那列火車是抵償不過畢修甫的損失的——我們不

應該去炸勞呢。

現在傳說陳納德將軍所指揮的A V G要歸入陸軍航空隊了。陳納德，當時在中國軍隊里是一位將軍，但是在美國軍隊中却是一個退伍的大尉，將要授予副少將的階級率領駐華陸軍航空隊。但是從我們收到的幾份報紙，以及透露出來的傳說所搜集的材料看起來，我知道A V G是沒有多人打算接受改編的。

有許多環繞着中緬印政治舞台的好管閒事的人們都以為A V G是不受約束，不守紀律的。對於這些言論，我時常說我們寧願有十個這樣不守紀律的航空隊——因為他們已經擊毀了差不多三四千架的敵機，而且確也使日本頭痛的了。另外還有人說A V G的戰鬥員是為高價的薪金以及為擊落敵機一架有五百元額外獎金而戰鬥的。這話使我好笑，因為我見過A V G戰鬥，而且後來我也曾跟他們一道飛越與敵作戰。我知道那些偉大的飛行員都是美國大冒險家，在他們為陳納德將軍戰鬥着，駕駛着那些可愛的P-40式飛機的期間，無論所得到的是花生米也好是美國大洋錢也好，他們總肯辛苦作戰的。

現在的情形是這樣：在長時間的戰鬥以後，人們都疲倦了；他們離開美國生活在最艱苦的條件之下差不多已有一年。他們現在都現出戰鬥的疲乏而且需要休息。他們有些人在厭倦戰鬥，並且不該再在戰鬥中冒險了。

我的最優異的轟炸的一天，是在五月裏才來到，那一天我投了四枚五百磅的炸彈在欽德文江下流的荷麻林，日軍彷彿正在那裏集中。一清早我就乘上黃色的重轟炸機向南飛，慢慢地昇越納嘉山，穿過險巖，直達一萬五千英尺的高度。當我繼續向前進行，抵達烏郁河與欽德文江匯合的地方，雲是低下去了，但是陰霾仍然很密。一小時後，計算我已向荷麻林飛了一百八十英里，我便飛到陰霾以下，希望山峯都落在後面。我很幸運，正如時常在我單機作戰的時候一樣，而且我發現陰霾祇有一百英尺

應該去炸勞開。

現在傳說陳納德將軍所指揮的A V G要歸入陸軍航空隊了。陳納德，當時在中國軍隊里是一位將軍，但是在美國軍隊中却是一個退伍的大尉，將要授予副少將的階級率領駐華陸軍航空隊。但是從我們收到的幾份報紙，以及透露出來的傳說所搜集的材料看起來，我知道A V G是沒有多人打算接受改編的。

有許多環繞着中緬印政治舞台的好管閒事的人們都以爲A V G是不受約束，不守紀律的。對於這些言論，我時常說我們寧願有十個這樣不守紀律的航空隊——因爲他們已經擊毀了差不多三四千架的敵機，而且確也使日本頭痛的了。另外還有人說A V G的戰鬥員是爲高價的薪金以及爲擊落敵機一架有五百元額外獎金而戰鬥的。這話與我好笑，因爲我見過A V G戰鬥，而且後來我也曾跟他們一道飛起與敵作戰。我知道那些偉大的飛行員都是美國大冒險家，在他們爲陳納德將軍戰鬥着，駕駛着那些可愛的P-40式飛機的期間，無論所得到的是花生米也好是美國大洋錢也好，他們總肯辛苦作戰的。現在的情形是這樣：在長時間的戰鬥以後，人們都疲倦了；他們離開美國生活在最艱苦的條件之下差不多已有一年。他們現在都現出戰鬥的疲乏而且需要休息。他們有些人在厭倦戰鬥，並且不該再在戰鬥中冒險了。

我的最怪異的轟炸的一天，是在五月裏才來到，那一天我投了四枚五百磅的炸彈在欽德文江下流的荷麻林，日軍彷彿正在那裏集中。一清早我就乘上黃色的重轟炸機向南飛，慢慢地昇越納嘉山，穿過陰霾，直達一萬五千英尺的高度。當我繼續向前進行，抵達烏郁河與欽德文江匯合的地方，雲是低下去了，但是陰霾仍然很密。一小時後，計算我已向荷麻林飛了一百八十英里，我便飛到陰霾以下，希望山寨都落在後面。我很幸運，正如時常在我單機作戰的時候一樣，而且我發現陰霾祇有一百英尺

在英國的「智慧報」的報告裏，我讀到東京的廣播會提起荷麻林。彷彿是祇有一次的轟炸，損失極微，而受損失的又都是無辜的緬甸鄉民，而日本皇軍却因為那裏流行嚴重的瘧疾而退出荷麻林了。然而，我却常常想到，我那帶着四枚五百磅的上等老牌美國雷彈打來的「B-29」轟炸荷麻林的四次旅行，與這些類猿人之斷定沿欽德文江瘧疾太厲害倒不無關係。

我連用這「老殲滅手」的空襲，密發了整備的五月，而且一直到六月裏。有些時候我上昇穿過季候風的雨雲飛出印度，直飛到緬甸，再回來的一種感覺使我麻煩起來了，因為我從不確實知道該在什麼時候降落，可是，差不多每一天，如果我起飛的時候適當，我做完任務回來，一定是正當大雷雨的陰雲散開，我總有一個巧妙的可感的隙縫衝過。有時候我也沒有這般的幸運，我祇好亂滾下去，俯衝到布拉瑪普特拉的山谷間——那是我時常出現的地方，不然，我也不會在這裏說這事了。

六月二十日，派來接編AVG的陸軍部人員經過阿嫩姆，我之想過去在陳納德將軍麾下的希望也漸成泡影了。我知道，從那些校官當中，當局一定會選出一個幸運的人來付以世界上最偉大的任務的。這自然是指揮參加軍隊以後的AVG的人，指揮那舊有的AVG核心人員與從美國調出來的飛行員。陳納德將軍上級駐着陸軍航空隊的司令，而且將統率着戰鬥機和轟炸機。

於是斯各特酒喝完了還拿來，喝一晚我一定要大醉的。可是相反，在下午很遲的時候我又飛出去突擊了一次，天黑以後才著陸。

所以在行動中間把它發現出來。第二天我轟炸了荷麻林和芳江的車站，回來的時候又掃射了密支那的機場。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從昆明總司令部起飛回東到戰場桂林和衡陽去。這東行五百英里的路上，綿延着無敵的高山，我很快就爬到了陰雲的頂上。我從二萬尺的高度，俯瞰着底下凝聚的

在英國的「觀察報」的報告裏，我讀到東京的廣播會提起荷蔭林。彷彿是祇有一次的轟炸，損失極微，而受損失的又都是無辜的緬甸鄉民，而日本皇軍却因為那裏流行嚴重的瘧疾而退出荷蔭林了。然而，我却常常想到，我那帶着四枚五百磅的上等老牌美國辭盟汀萊的 MZB 彈炸荷蔭林的四次旅行，與這些類猿人之斷定沿欽德文江瘧疾太厲害倒不無關係。

我運用這「老殲滅手」的空襲，繼續了整個的五月，而且一直到六月裏。有些時候我上昇穿過季候風的兩雲飛出印度，直飛到緬甸，飛回來的一路就使我麻煩起來了，因為我從不確實知道該在什麼時候降落，可是，差不多每天，如果我想來的時候適當，我做完任務回來，一定是正當大雷雨的陰雲散開，我總有一個巧妙的可感的際際的衝過。有時候我也沒有這般的幸運，我感好亂滾下去，俯衝到布拉瑪普特拉的山谷間——那是我時常出現的地方，不然，我也不會在這裏說這事了。

六月二十日，派來接編 A V G 的陸軍部人員經過阿嫩娘，我之想過去在陳納德將軍麾下的希望也洩破泡影了。我知道，從那些較官當中，當局一定會選出一個幸運的人來付以世界上最偉大的任務的。這當然是指揮參加軍隊以後的 A V G 的人，指揮那舊有的 A V G 核心人員與從美國調出來的飛行員。陳納德將軍少做駐着陸軍航空隊的司令，而且將統率着戰鬥機和轟炸機。

那是斯各特酒喝完了還拿來，那一晚我一定要大醉的。可是相反，在下午很遲的時候我又飛出去突擊了一次，天黑以後才着陸。

所以在行動中間把它賣讓出來。第二天我轟炸了荷蔭林和芳江的車站，回來的時候又掃射了密支那的機場。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從昆明總司令部起飛回東到戰場桂林和衡陽去。這東行五百英里的路上，綿延着無數的高山，我很快就爬到了陰雲的頂上。我從二萬尺的高度，俯瞰着底下凝聚的

降、下降，今天早晚飛機和我們同路，我們同路，從陰雲向山地俯衝下去，這還不是最舒服的心情。

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了，P-51已經衝過了許多英里路，我們忽然不見陰雲里有一個可喜的洞影，恰恰航行了兩個鐘頭，我便到達了該是零陵邊界的上空。這野位於桂林和衡陽之間。由於故意向北偏差了一些，我至少可以知道我是在桂林的那一邊，又知道我在這裏降落了高度，比較容易出環抱的桂林，一種稍為安全。

我用無線電向零陵，但沒用，我沒有接到答覆，桂林的官員沙塞爾說：進來給我一個「戒備」的警告給我，「中國政府已經網羅到了消息，敵人的飛機，在極高的高度，沿着粵漢鐵路前進，最近的報告刊佈了！、五地而。」看一看我那本有四方註字和號碼的地圖，我知道，我是非常迫近那個地區的。但是，同時，我對於方位沒有制定，而汽油不到二十加侖充量了，我終於得到和敵機接觸的機會了，這時候，從我們航空站起飛的P-51將會到達那裏，敵人會負着任務繼續前進。

我在無線電裏告訴沙塞爾，我想，我正在零陵的東面，而且十分接近日本的機羣，正打算去迎戰。我俯衝下去，直至在一萬七千六百英尺的高度的雲頂上。我避入那纖羽似的浮雲頂端的中間，向前探尋着一架飛機蹤影的第一點跡象。當傳報說敵機向着北飛時，我算準了牠們現在應該到達那裏，並且飛去跟他們接戰。

我永遠不會忘記，恰當我第一百次看完了那個燃料計，把視線離開了儀表盤，回頭小心搜索的時候，我看見那個時辰鐘，時間是九點零八秒。那當兒，我發見一架敵人的飛機——一個半明半暗的影子。從那一剎那開始，我知道我不由自己的前進。我明白，在我們的航線上，我們正要頭碰

頭。

對面的飛機現在是來得更近了，而且越近就越快。它是一架導引的轟炸機，而且正如我一樣貼着雲層飛行。現在，在陰雲底下已經有些許漏洞了，我想，那架轟炸機正在打算覓到雲層下面去。他沒有發覺我的飛機，而我卻儘可能的隱藏在雲端裏。我覺得我的手伸到儀器盤那裏去扭動機關槍的保險擊。敵機繼續前進，突然湧現在我的眼前；我們接近的相關速度大概是每小時五百英里。我立刻開鑿了油門——引擎便全力推動，而且把操縱桿的斜度安排成高速度，低俯衝。

其後，正當我停住槍擊的時候，我又看見了另一些飛機，兩架敵人的戰鬥機翱翔在轟炸機的後上方。顯然，我並沒有給那三架飛機中任何一架所發見，因為我始終貼着雲端飛行。但是，我突然發見了牠們，竟給牠們嚇倒了，我差不多停止了腦筋。牠們高臨在轟炸機的上頭，大約有三千英尺，兩分敵的隊形前後穿梭，我看見牠們那四方形的翼尖，就知道牠們是海軍零式機。

朝着敵人打過去的子彈蹤跡似乎很正確，但是，現在，敵機是那樣快鑽入了我的眼簾，我竟不知子彈打中了牠們沒有。我對正那架導引擊的飛機的機頭俯衝下去，我敢打賭，牠是一個神奇的駕駛員。我注意到他突然迴轉機頭，也許因為那樣我才沒有打中牠。

當那架轟炸機飛過我的頭上時，我拉轉機頭做了一個我從未做過的最緊湊的轉彎，鑽下雲層裏飛行了個相當長的距離，我必須那樣暫時躲過戰鬥機的掩護。當我從雲層裏飛出來時，那架轟炸機剛剛完成了跟我相對的轉彎，我衝過去，給他一個垂直的攻擊——一個當別的飛機橫過你的航路時，恰成九十度角度的攻擊，無論如何，我已經慢了一着，我必須稍為退後從底下和後面去攻擊牠。在這裏，我給了牠一頓好打。

但是，現在，我看見許多子彈蹤跡從四方八面向我射過來，我覺得飛機受了兩處傷，零式機正在

對着我開火哩。其中一架衝到我的頭前，我便在一百碼以外的他一頓不用瞄準的射擊。我再次俯衝到這架飛機下，用盡力氣來一個腹部攻擊；當我從事於另一個攻擊時，我覺得我的飛機受了更多的創傷。

當我拉高飛機時，那架一直在攻擊着我的零式機在極高的頂點躊躇下來，我跟着俯衝下去給他大約二百碼沒有瞄準的射擊；我知道，那一輪子彈重重的打傷了他。當別一架戰鬥機企圖迎頭飛過來時，我遠遠的就射了牠一頓。但是，陰雲使敵人很傷腦筋——他們似乎很不容易發見我。當我對着零式機俯衝的進度正盛時，我再次轉向那架轟炸機；他看見了我便突然向右轉灣。我給了他一頓迎頭痛擊，在我接近敵機以前，我仔細的辨準了風向，兜了一個圈子——敵機恰好落在我的槍口前面，我就向他的頭部射擊了。我按下槍擊，看見了子彈蹤跡打中了大翼，機身，而且也看見了艙蓋的玻璃迸散出來。當那架飛機似乎轉身朝着我飛過來時，我緊握着槍擊，呆了一呆。

我從這架飛機不到一百碼了，那翼上煙火紅點漸漸擴大，我頭發見了，有些碎片從他的左面引彈上掉下來。我差不多和敵機相撞——至今我仍然不曉得，我是怎樣的失掉了船後那桿無線電的天線杆子，我可以見到那些機關槍打來掃去，他們向我開火了。

這一次，那架轟炸機繼續向着下面飛，這一次，我打從牠附近飛過時，就沒有再拉起機頭，祇是俯衝得更低一點。當我俯衝過之後，把機身弄平時，我回頭一望，零式機已經無影無跡了。在我的後上方，那架轟炸機正在火焰中打着螺旋，一縷黑煙在雲端直冒起來——當我從雲層裏竄出來時，我看見牠沒入雲層中。我飛出那現在碎裂成一塊塊的雲底，來了，但我見不到任何的日本飛機。我兜了半個圈子，却不知自己落在何處。

最後，我記起我的燃料快盡來了，我便屏息地瞥了一下那個燃料計，所有的針尖却在那個數字附近

皆... 說... 一架... 衛陽...

現在，... 說S十三。但在... 在無... 城市更近一點。我...

稍後，米... 東北方，「我... 在空... 私話... 油。我... 據...

六、投給香港的拜耳片

馬利... 時是一位...

從他那個常任的蓋摩司令部來昆明探訪我們時，在夜里任何時間，他會突然走進我的房子來。或是當我們去看他時，在任何時間裏，我都發覺他在抽着他那個不很時髦的煙斗。在上一次世界大戰中，古柏曾經在美國空軍裏服過務，戰爭結束了以後，他仍然繼續戰鬥。在蘇波戰爭中，他應徵到波軍裏去，在科西亞斯哥的機隊裏擔任副指揮。他領導進行過許多次危險的奇襲之後，便獲得了波蘭的最高軍事勳章。其後，他以航空考察家的資格在波斯，暹羅，非洲等地享得盛名。

古柏是一個撒頭撒尾的軍人，是一個我極願結交的傑出人物，而且是陳納德將軍的一個十全十美的參謀長。通過他對於我們在中國東部的偵察的不斷注意，我們知道了在駛向所羅門和西貢途中的日本作戰部隊正在經過香港，而且，還知道在維多利亞港泊了許多船隻。

現在，古柏正在孜孜不倦地從事於計劃我們對於日本人的大規模空襲。我記得很清楚，爲了精密計畫我們那個預定向敵人飛經香港的最大規模護航隊的攻擊程序，他是怎樣辛勤地在陳納德將軍的屋子裏工作了七天七夜。一朝又一朝，當我走進屋子裏去吃早餐時，我總是看見從古柏的煙斗裏倒出來的「胡桃牌」煙灰，在桌子週圍的地板上堆積到沒過腳背，但是，他的計劃，一定會成爲空前爲傑作。事實上，陳納德將軍和古柏上校在戰術上是相得益彰的。到了十一月中旬，空襲的一切準備都停當了，祇要東方來了情報，說，在九龍和香港之間已經充滿了日寇，我們便馬上出動。

西尼斯將軍離開了運輸機隊總司令的職位之後，便到中國來統領陳納德將軍的轟炸機隊。他那出其不意的轟炸，曾經給予日寇以重大的創傷，而且，主要的通過他屢次在進行最危險的任務上領導技術的感化，他還一手培植出一支強大的轟炸力量來。

東京的無線電廣播，最近曾經侮罵過西尼斯，說到他，便叫他做「老朽的運輸機駕駛員。」從某一方面來說，這是想說我們耳朵的音樂，因爲，它的意思是說，日本人給這隊轟炸機打擊得太慘了，

否則他們決不會依仗這樣的宣傳，然而，它却叫西尼斯將軍氣得發瘋，他巴不得親手把自寇殲滅務務。他究竟做過許多年驅逐機駕駛員，最近十年，他一直擔任着美國四引擎轟炸機的領隊。他操縱B-15式轟炸機，造成了歷史的記錄，而且大爲航空部隊矜式。他是最近，當他從他那十五架正要動程去轟炸東京的四引擎轟炸機隊里被調出來時，他才受命擔任運輸機隊的司令官。日寇一定已經知道了他們是怎樣的中傷了他，但是我想，他們的見識，倒底會叫他們後悔的。

現在，他已經在進行着還報他們一些顏色了，他準備好幾千張小傳單，上面印着各種文字，特別

「老朽的運輸機駕駛員奉贈。」

在他每次領導轟炸任務時，他常常丟下一些這樣的傳單。他一旦出動，就纏一些到炸彈上，把牠們放在臺灣里，因此當彈門打開時，牠們便丟出來，甚至，他去轟炸敵人的佔領區時，他也從上空丟下一些。我知道，他正在得着新的供應，準備轟炸香港。

到了十一月底我們等待已久的情報來了。維多利亞港充滿了日本的船隻。我們非常秘密地準備出動了。

我們的飛機要從昆明起飛，但是，當然，我們將要利用桂林和衡陽間那個地區（東距昆明五百哩）做中站。香港，你會記得，大約南距桂林三百二十五英里。它的周圍，如九龍，廣州等地，都有敵人的戰鬥機場保護着。我們的目標是港里的船隻，九龍船塢里的船隻，和香港皇場里的船隻。

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我們的十二架轟炸機便從昆明飛向桂林，其後不久，狄克斯，希爾，約翰尼，阿里滿，布魯斯，哈老威和我，也率領着戰鬥機起飛了。我們分批的逐部潛入桂林，這樣，就

不致驚動了中國東部海岸的日本人。

八點鐘，我們降落桂林歇了一下。不久，轟炸機也到了。布滿飛機的機場上，中國人正忙着打點。他們是我所見過的最快樂的人民。他們指着日本，倒豎他們的大姆指說「不好。」

當他們打點飛機的時候，我們趕到防空洞裏去聽取陳納德將軍簡短的訓話，我們必須動作迅速，因為我們是這樣靠近敵人的基地，如果我們一個不小心，地面上的飛機實力就會給敵人看透了。在五分鐘之內，我們便飛走，驅逐機先行，轟炸機隨後。在上空的一個指定點集合好之後，我們便出動。我們值得在日記上大書特書的最大任務了。

差不多一年以前，當香港淪陷在從九龍大陸攻進來的日本人手上時，我會經發過誓，我一定要看到第一顆炸彈落在這皇家殖民地。那時，我並沒有意料到，我竟會領導戰鬥機隊，我竟會在空襲中打下敵人的飛機，我們竟會和優勢的敵人交戰，但是，用不到交戰三分鐘，在維多利亞港上空，恐怕祇有美國的就空部隊縱橫馳騁了。

現在，在作戰以前，我有一種慣常的「噁噁然」的感覺。我的掌紋滲着汗，當我在腿部的褲子上揩去了汗，我竟見這汗變成湯漿；我和我們從桂林機場飛出來時所沾上的紅色泥塵混在一起了。

我們繼續增加高度到二萬英尺；在我們七千英尺之下是中型轟炸機，排成槍矛的隊形——三架三架的排成兩個V字形先行，最後一隊是四架排成金鑷形。我們經過了一個河流交叉的「核對地點」，藉此，我便可以計算出我們的時速，再過十五分鐘，我們便看得見太陽在太平洋上閃爍了。當我再次見到轟炸機隊時，我不禁讚揚那些駕駛員把那些飛機的距離保持得這樣完善。這，真像一窩鬥足球；轟炸機帶着球，而我們負着掩護的任務，跑上去加入戰鬥。

我想，在下面率領着轟炸機隊的西尼斯將軍，當他那幾百張傳單贈品，「老柯的演藝藝駕駛員奉

贈，「隨着六十多個五百磅炸彈墜下時，他一定在切齒磨牙。大「嚴夫」摩爾根，這航空隊裏最優秀的投彈手，也許已經縮起他那魁梧軀體，通過坑道走進西尼斯那架轟炸機的機頭去了，現在，他也許甚至已經緊張地注視他那個心愛的投彈瞄準器。

現在，我已經嗅到太平洋那新鮮的氣息了，天空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蔚藍。這美麗的日子，和在我們底下飛得那麼平穩的美麗轟炸機羣，使我忘記了那個氧氣面具在我那被太陽炙紅了的頸子上幌來動去。

回頭看見了其他六架B-17的鰻魚口上露着牙齒的向着我，真是快活得很多。我想，終有一天，日本人的母親會對孩子們提到了B-17的威力，來止住他們的啼哭，叫那些日本狗崽子們知道他們的父親是怎樣給一架美國的B-17嚇壞了的。

當我們更加接近目標時，我們自動地把戰鬥機的隊形散開。

下面的地方越來越低坦了，但是在一片蔥綠中仍然丘陵起伏，當我們飛到澳門北面的一個地點時，我們在無線電裏聽到了日本人喃喃的聲音混進我們的週波裏，而從那意味着惡兆的聲音，我們知道了他們正在警告我們的襲擊。我稍為緊張一點，看看週圍有沒有敵機。遠遠的在我的左面，我可以看見三條河流匯合在廣州的交叉點，可以看見兩個機場，我知道，敵人的飛機正在從那些機場起飛來跟我們交戰，我們會經有意地打從廣州旁邊三十英里飛過。我看見了轟炸機改變航線；現在，我們繞過廣州了，我們便朝着北面，直向九龍半島駛過去。

我們轉灣飛過澳門，這裏是飛機往來常着陸的地方。在南面，我可以看到日本人建築在三灶島上的另一個機場，右邊就是香港，形狀好像一個腎臟，其上羣山密佈，面積大概祇有九英里長，三四英里寬。現在，我可以看出那些鋸齒形的名稱很浪漫的港灣來了，我聽得他們叫做——沙灣，銅線灣，

利律灣和淺水灣。這裏有許多地角，向着大陸突出去——鱷魚浦（其中有海軍旱場）和石塘咀，經過這些地角，我們便要進行我們的空戰了，像一隻手指伸向香港的。那就是九龍半島，它和香港祇隔了維多利亞港那一帶綠水。在最靠近香港的大陸尖端，我看見了那近代建築物，半島酒店。

我們橫過了大西河。掠過了昂船洲的北部，就到達了我們要轉灣的地點，九龍北面七英里的去處。現在，轟炸機正在掉頭向南，飛去準備投彈。這是嚴重的時間。

我在西尼斯將軍和他的機隊的上空盤旋，四面留心的探望着。遠在底下的威德機場上，我看見了塵頭大起，我知道了，敵機正在起飛來攻擊我們。我覺得喉嚨乾燥，咽口垂涎也有些麻煩：我旋開機關槍保險掣，全身緊張起來。

現在，我看見彈濺門打開了，我不由自主地興奮得流出眼淚。高射砲開始在空中散佈着許多黑色的和白色的花朵。當我俯衝下去，差不多跟轟炸機處在同樣的高度時，我便感覺到，喀喀的爆炸聲震盪着我的機身。我不斷地探望着那必然會來的敵機。下面那些轟炸機的大翼上的星形徽章，像一面美國國旗在飛揚，在我遠離祖國一個長期間之後看見了這樣的景象，彷彿重踏故鄉。我翻起喉嚨，對抗着那引擎的咆吼聲，大叫道，「來吧，你們那些魔鬼！」

我看見炸彈一長串一長串的開始落下了，落下那深綠色的世界上。當炸彈頭慢慢的朝下時，牠們越下就越小。記起了我的自動攝影機，我便打算攝取那爆炸的情形。炸彈落下去彷彿是幾年長，我開始以為牠們都是不爆炸的了。當我們衝入高射砲的射程以內時，喀喀的聲音更靠近我們爆發了。我知道，我有生以來，永遠沒有像現在這樣興奮。我大聲喊道：「好，天皇啊？這些炸彈，在我們出發的地方還多得很哪！」我不斷的望着後面和下面等着炸彈的爆炸。

其後我看見第一陣爆炸的白烟冒起來——在九龍船塢的右面。跟着，牠們爆炸得那樣快，就像

不能救濟牠們。當爆炸目標從白色變成黑色時——現在，那裏的煤油燒着了，我便打開了我的攝影機，讓它自行轉動。當我們繼續橫過維多利亞港時，我可以看見從香港北岸放起來的高射砲的火舌。我冒險再看了一眼那個目標，它從這一端到那一端，都完全烟火彌漫了。其後，我抽回視線去觀察敵機——現在，我們必須額外當心了。

那些轟炸機並不轉航回去，究竟有什麼鬼呢？牠們已經投下了那些該死的炸彈但是牠們仍然一架一架的朝着石塘咀繼續飛行。我們全體都悶住了。但是，其後——那長槍般的隊形開始轉向右方。任務已經完成——現在，他們輕鬆地向着基地飛回去，而我也就像往常一樣鬆了口氣。其後，我感到或多或少地被騙了。敵人的戰鬥機到那裏去了？我舉起我的攝影機，再次瞄準，等轟炸機掠過那烈焰騰騰的船塢時，給牠們拍了一張照片。

其後，當我四面環顧時，我看見牠們了，一個接一個的陰影，可怕地，遲朝着轟炸機掣爬上來。我知道，牠們化了四分鐘從啟德機場飛起來；牠們在那個短短的時間之內便爬到六千尺高，我覺得我的攝影機掉到我的膝部，擊傷了我的膝蓋，隨後就掉到機子的金屬地板上去了。現在，我急忙換着牠們的機鈕：隨後，我便大叫起來：

「匪徒們在前面——零零零式機！在十一點鐘。」我又瞎摸油門的機鈕，把一切東西都儘可能的推向前進，敵人那樣保持着拉直機頭地往上爬使我感到驚奇。我喊道：「零式機，在十二點鐘，」我這樣叫，是表明牠們的方向以鐘的形式散佈在我們四面八方。我聽到了狄克斯，希爾答道：「鬼，我見到牠們。」我可以聽到日本人那嘩啦啦嘩啦啦的聲音，仍然打算着阻擾我們的週波。

現在，我對正那架領隊的零式機俯衝下去，把我的槍擊扭開了又關起來，我有點緊張地看了又看，那個槍擊是打開的。我倉卒地鬆開機腹箱蓋，我覺得那個掛在下面的五十加侖的竹製油箱掉下去了。

。我們翻了個筋斗來增加速度，並且筆直地向着零式機俯衝，我隱隱地見到第一架零式機便緊抓着牠，並且在一千碼以外便向他開火，因為牠太過迫近轟炸機了。當砲塔裏的槍手動作時，橙黃色的子彈蹤跡也就從 P-51 式機放射出來。

在我迫近那架零式機的五百碼之前，我看見了另一架轟着一五一號的 P-51 向他急追過來。那是狄克斯，希爾。當那架零式機打算貼近那架轟炸機將它擊落時，他便向他追擊。當敵機着火時，狄克斯便迅速轉灣離開了。我追着別一架零式機——現在，牠們似乎飛滿天空。我非常貼近牠，通過那個玻璃艙蓋，我可以瞥見那個駕駛員的頭顱和那個沒有遮擋的小尾輪，而且，我還知道了，牠是一架海軍零式機——那個小輪是建速來安裝浮艇的。我的子彈打進機師座裏去，黑烟便溜回來，遮蔽了艙蓋，而我却從旁邊飛走了。

當我對着下面另一架飛機攻擊時，我看見四架着火的飛機，一直掉到維多利亞港的水裏。我再次打了個半滾，順勢側滑俯衝，要擺脫可能跟在我後面的任何零式機。我看見另一架 P-51 正在向着一架敵機開火，但是，有一架零式機却正釘在牠的後面。我便對正這一架敵機俯衝下去。它湧現在我的眼前了，而當我的一連串子彈橫過他的面前時，他却朝着我衝過來。當他的飛機似乎仍然垂直的停在空中時，它已經被我打下了。那架飛機離開我約有三四百碼，它掉向水面的一剎那間，在我看來，却好像是好幾年。一陣爆炸聲響傳過來，那裏只有一團黑烟；其後，我又能夠看見那架飛機了，落着，慢慢的螺旋着，下——下——跌下去了。

我看見什麼就射擊什麼。有時，我祇給那些企圖攻擊我們的轟炸機的敵機一個短促的射擊，有時，我轟攻擊一架正在轉灣的敵機，當我繼續着收起我的操縱桿時，我的飛機便螺旋起來，跌到很低我才能使它恢復平正。我又打下了另一架沒有看見我的飛機。在這一次攻擊中，當我那六挺五十口徑的

機槍被擊中時，我能夠看見敵機在煙塵中。起初，敵機是搖擺，其後，一隻便墜下來。我看見牠的艙蓋完全被擊毀了，其後，我便跨過了牠。在一個俯衝中轉過來保持我的速度，我看見了那架敵機，機頭朝下一直墮下去，後面拖着長長的一溜火焰。

當我抬頭仰望時，我們的轟炸機已經走了，但是，我看見四架雙引擎的飛機從南面爬起來，竟以為牠們是四一；其後，我們才斷定牠們是日本的米式機。我還有充分的高度去攻擊領隊機，於是，遠遠的，我就向他開起火來，而且把火力集中到牠的右面引擎。牠轉彎俯衝，我一直追到牠水面。我記得，我那時正在嗤笑。因為牠重蹈了往常的錯誤，祇管俯衝而不往上爬。但是，當我追近那架雙引擎飛機時，我開始相信我遠遠的就已經打傷了牠。牠迅速地越降越低，猛烈地滑翔，但是，它沒有力量轉身。我飛近到五十碼之內，一直把它打到着火。我看見那架飛機掉在水裏還在繼續燃燒。

我遠遠的還射擊過別的兩架雙引擎飛機，但是，我追不上牠們。其後，我在一千英尺高度上飛過香港。我是太低了，但不願意浪費時間去爬高。於是，我看見了一些東西，牠把我的心牽着了——那是一個周圍圍着短牆的地方，我知道牠就是赤柱砲台，英美俘虜的集中營。有許多人正站在那個集中營裏向我的飛機揮手。這時的情景，使我想起戰爭就很難過，這裏的士兵們，被日本人囚禁已經差不多一年了。他們，一月又一月的等候着，要看盟機飛襲香港的光景——而牠終於來臨了。縱使在苦難中，他們還是對着那終於來臨的幾架美國飛機歡呼，於是，我對自己發誓，我要一次又一次的再來。

突然，我給一種緩慢但却凌厲的聲音嚇得楞了一楞：「在我前面的如果是H-16，就擺搖你的機翼罷。」我還來不及往前看，就搖搖機翼。其後，我看見別一架飛機了，一架H-16飛在差不多一英里以外。從聲音聽來，我想，那是狄克斯，希爾。我趕上牠，我們一起向着基地飛回去。

別一架H-16的出現，使我感到非常驕傲和自負，因為我打下了四架敵機和另外打傷了幾架。因

。我們翻了個筋斗來增加速度，並且筆直地向着零式機俯衝，我隱隱地見到第一架零式機便緊抓着牠，並且在一千碼以外便向他開火，因為牠太過迫近轟炸機了。當砲塔裏的槍手動作時，橙黃色的子彈蹤跡也就從口^口式機放射出來。

在我迫近那架零式機的五百碼之前，我看見了另一架轟着一五一號的P-51向他急追過來。那是狄克斯，希爾。當那架零式機打算貼近那架轟炸機將它擊落時，他便向他追擊。當敵機着火時，狄克斯便迅速轉彎離開了。我追着別一架零式機——現在，牠們似乎飛滿天空。我非常貼近牠，通過那個玻璃艙蓋，我可以瞥見那個駕駛員的頭顱和那個沒有遮擋的小尾輪，而且，我還知道了，牠是一架海軍零式機——那個小輪是建進來安裝浮艇的。我的子彈打進機師座裏去，黑烟便溜回來，遮蔽了艙蓋，而我却從旁邊飛走了。

當我對着下面另一架飛機攻擊時，我看見四架着火的飛機，一直掉到維多利亞港的水裏。我再次打了個半滾，順勢側滑俯衝，要擺脫可能跟在我後面的任何零式機。我看見另一架P-51正在向着一架敵機開火，但是，有一架零式機却正釘在牠的後面。我便對正這一架敵機俯衝下去。它湧現在我的眼前了，而當我的一連串子彈橫過他的面前時，他却朝着我衝過來。當他的飛機似乎仍然垂直的停在空中時，它已經被我打下了。那架飛機離開我約有三四百碼，它掉向水面的一剎那間，在我看來，却好像是好幾年。一陣爆炸聲音傳過來，那裏只有一團黑烟；其後，我又能夠看見那架飛機了，落着，慢慢的螺旋着，下——下——跌下去了。

我看見什麼就射擊什麼。有時，我祇給那些企圖攻擊我們的轟炸機的敵機一個短促的射擊，有時，我轟攻擊一架正在轉灣的敵機，當我繼續着收起我的操縱桿時，我的飛機便螺旋起來，跌到很低我才能使它恢復平正。我又打下了另一架沒有看見我的飛機。在這一次攻擊中，當我那六挺五十口徑的

那天晚上，在宣佈了任務之後，我們閉上了機門，不讓任何人跑進城裏去。因為如果讓他們進去就會隨地亂說起來。古柏上校親自去桂林，傳遞我們準備重大襲擊的消息，他適如其分地帶過了那個要向敵人迂迴的通告。

現在，種子已經播下了。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們會經使用在中國的最大規模的轟炸機隊，由大隊戰鬥機隊掩護着滾到桂林機場的跑道上去了。轟炸機有十四架，負責掩護的 H-10 却有二十二架。我們在桂林的地面上還留下一支強大的力量，提防在我們離開以後，敵人有什麼企圖。我率領總部的戰鬥機隊負責掩護並且照顧後備隊。我在掩護中的位置大概是高出轟炸機隊三千英尺以上。在我的一千英尺之下，是約翰尼，阿里遜與其他的八架僚機，位於摩爾根的轟炸機隊的右翼。布魯斯，哈老威上校率領着另一隊戰鬥機，飛在更低的一千尺之下，位於轟炸機隊的左翼。古柏上校坐在那領隊的轟炸機裏作為總領隊，那天，他們一力担承的是戰鬥機和轟炸機的聯合工作。

大編隊——我們在中國的大編隊——在機場的上空集合了，於是，採取北面航線，朝着漢口的方向飛過去。我們有意要桂林的敵探們去報告日本人，好使他們吃驚一下，因為這次任務的計劃，主要地是要敵機飛上天空，讓我們來收拾一番。往常，當我們出動的時候，我們總是避開城市，但是，今天，我們却是從桂林的低空掠過，然後飛向北方。當我們飛離任何敵探耳目所及的範圍之後，我們便折回香港。

現在我們爬高到二萬尺，飛在陰雲之上，逕奔三百里的前程。飛行了五十分鐘，雲幕開始裂開而且分散了，我們接近了敵人的土地，那里是一碧無雲的晴空。現在，望過右面。我看見了廣州附近三條河流的交叉點，像三個齒巔似約匯合一起，在太陽照射下閃着亮光。遠在前頭，我看見了香港的小

山，和低迷在朝霧里的太平洋岸邊。

我們越過了通達廣州的東江，同時，轟炸機向着右面轉了個九十度角，離開了香港航線——我們比翼飛向廣州去。因為我們又要來一次出其不意的襲擊。將軍屢次這樣把敵人哄騙過了。

我可以想像得到，香港那邊渺小的防空力量，正在監視而且等待着我們，而停放在九龍啓德機場，三灶島機場，和廣州的天河，白雲機場上的敵人零式機，却在等候我們掠過了廣州時就馬上起飛，準備在香港上空或者在我們的歸途中來攔擊我們。我們留心着我們的目標——廣州東江上的和黃埔船塢里的船隻。我們接到特殊情報，那天早上，有兩隻運輸艦要在廣州起卸新零式機和零星的飛機引擎。

在天河機場的南面，我們分散了轟炸機的隊形，每一個梯形的戰鬥機隊掩護着一個三架的轟炸機隊，每一個這樣的混合隊選定了一個目標。我的飛機守着領隊的轟炸機隊。我看見了我們的目標，一隻圍繞着許多快艇的八千噸運輸艦，正停在河中。黑煙從那個單煙窗里慢悠悠地冒起來。現在，摩爾根的投彈手正在彎着腰緊張地對着他的瞄準器，校正着那個目標。我知道，當我們逕向轟炸目標飛過去時，總領隊正在駕駛着那架領隊的轟炸機。

我看見了一連串的炸彈完全把運輸艦包圍起來，其後，照片就顯示出，我們第一批投彈就有四個命中。圍繞着那倒零的大船的快艇，橫七豎八的被高高的拋起來。在我們的左下方，哈老威，掩護着別一批要轟炸那隻運輸艦的轟炸機，他看見了那隻大船被炸中了，其後又看見他冒煙。阿里遜率領着他的戰鬥機掩護第三批轟炸機，他們已經轟炸了船塢，又擊退了那些要進攻轟炸機的零式機。我聽見轟炸機的指揮員叫道，投彈完了。跟着，他便下令閉上彈門。當我們掠過我們的目標，從西方轉向北方動程回去時，我聽見了摩爾根叫了一聲「加利福尼亞」，那是給我的暗號，意思是說，他率領他的

山，和低窪在朝霧里的太平洋岸邊。

我們越過了通達廣州的東江，同時，轟炸機向着右面轉了個九十度角，離開了香港航線——我們比翼飛向廣州去。因為我們又要來一次出其不意的襲擊。將軍屢次這樣把敵人哄騙過了。

我可以想像得到，香港那邊渺小的防空力量，正在監視而且等待着我們，而停放在九龍啓德機場，三灶島機場，和廣州的天河，白雲機場上的敵人零式機，却在等候我們掠過了廣州時就馬上起飛，準備在香港上空或者在我們的歸途中來攔擊我們。我們留心着我們的目標——廣州東江上的和黃埔船塢里的船隻。我們接到特殊情報，那天早上，有兩隻運輸艦要在廣州起卸新零式機和零星的飛機引擎。

在天河機場的南面，我們分散了轟炸機的隊形，每一個梯形的戰鬥機隊掩護着一個三架的轟炸機隊，每一個這樣的混合隊選定了一個目標。我的飛機守着領隊的轟炸機隊。我看見了我們的目標，一隻圍繞着許多快艇的八千噸運輸艦，正停在河中。黑煙從那個單烟窗里慢悠悠地冒起來。現在，摩爾根的投彈手正在彎着腰緊張地對着他的瞄準器，校正着那個目標。我知道，當我們邁向轟炸目標時，總領隊正在駕駛着那架領隊的轟炸機。

我看見了一連串的炸彈完全把這艘艦包圍起來，其後，照片就顯示出，我們第一批投彈就有四個命中。圍繞着那倒覆的大船的快艇，橫七豎八的被高高的拋起來。在我們的左下方，哈老威，掩護着別一批要轟炸那隻運輸艦的轟炸機，他看見了那隻大船被炸中了，其後又看見他冒煙。阿里遜率領着他的戰鬥機掩護第三批轟炸機，他們已經轟炸了船塢，又擊退了那些要進攻轟炸機的零式機。我聽見轟炸機的指揮員叫道，投彈完了。跟着，他便下令閉上彈門。當我們掠過我們的目標，從西方轉向北方動程回去時，我聽見了摩爾根喊了一聲「加利福尼亞」，那是給我的暗號，意思是說，他率領他的

開我的火力。其後，當我看著那架飛快的機子一直掉到天河和白雲機場之間的山叢裏去時，我才知道我已經打死了那個駕駛員。那架飛機終於粉碎在地面上，沒但有着火。

我向著六架日本戰鬥機攻擊，我來得這樣魯莽，簡直看不見牠們中任何一架發生了怎樣的情形。當你跟那些非常靈活的飛機作戰時，你匆匆地射擊了一下，而那架零式機却已經走了，那末，你不要不滾過去，就要掉過頭來向別一架敵機攻擊，或者垂下機頭撇開，藉以考查你有沒有失去速度和有沒有够用的高度。

當一架敵機打從我正面滾過時，我看見了牠拖着一縷黑烟，但是，我總沒有看見牠着火或者是碎裂——轟炸機已經逃出了激烈的戰火，迅速地向着桂林飛回去了。我聽見摩爾根叫道，什麼都齊全了，於是，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說他的轟炸機隊已獲安全。我吩咐高斯隊長掩護轟炸機回基地去。

我在桂林降落了。我一面數着我的架子上的彈洞，一面探望着最後的戰鬥機回來。所有的轟炸機都回來了，而且已在打點，再次裝上炸彈。終於，十八架戰鬥機也回來了，其他四架，我們都非常慶幸，直至我們得到了消息，牠們都在別的機場降下，午後便可以回來時，我們方才放心。

我們做了我們的報告給將軍，我知道他一定很歡喜。在廣州上空跟我們作戰的日本零式機，四十五架中，被我們證實了打下二十九架。阿里遜曾經盤旋在那里二十五分鐘，他親眼看見那兩隻載滿了零式機和引擎的運輸艦已經被擊沈了。其中所載的貨色也顯然被證實了。在三個星期之後，我們俯衝轟炸了那些正在辛勤地打算絞起那兩隻沈船的打撈人員。顯然，在那兩隻大船上，一定有些日本人非常珍視的東西。

當天下午，我們再次出動轟炸機，在六天中我們出擊了九次。現在，我們都疲倦了，汽油也漸漸瀕不敷用。而且，敵人正在雲南西境大舉蠢動呢。

我們飛回昆明。有時，我奇怪，我不知日本人曾經發覺過陳納德將軍的行蹤沒有。幾年之後，他們也許仍然派遣飛機在香港的上空巡邏，等待那個誤以為我們要進行的襲擊吧。

八、怎樣治好將軍的病

經過了幾次小規模空戰之後，在中國的耶誕節漸近了，我不禁想望着趕快向一些地方出發。但到了耶誕節的一天，我要去的地方竟祇有一個，而且我們全體要去的那個地方是離得很遠的。

爲了將來出動的安全，我不願意把我們在雲南西部的基地的名字說出來。但是離那裏不到十英里有一個寶藍色的大湖，將軍和我都叫他做宜城。我們的意思是說他「宜於打獵」因爲鵝和鴨子很多，我們這個根據地的地上標識祇是雲南許多湖泊中的一個湖。

聖誕節晚上。我們接到了一個報告，在當天下午，十八架敵機轟炸了我們宜城湖附近的基地，而那個機場剛才接獲了第一次警報，敵人的轟炸機已經出現在雲南的晴空上了。幸而敵機沒有炸中機場，而且沒有飛機被毀，但是，鄉村里的許多中國人却被炸死了。

過了聖誕日，將軍還是患着胃病，而且，當天晚上，當他告訴我他在宜城決定做些什麼時，他竟發起燒來。第二朝天剛發亮——在中國是十二月二十六日，但在美國却是耶誕日——我帶着割切的訓示起飛了。當我離開時，醫生告訴我，陳納德將軍正在發燒到一百零三度。我們全部人員都替他耽憂，而且，我們知道了，耶誕日的失敗，委實使他提不起精神來。

降落在那個敵人威脅下的機場之後，我立刻把陳納德將軍的計劃付諸實行。

在宜城機場，我指揮着要排好必燃的交通工具，準備在瞬息間就把飛行員們輸送到他們那分散了的戰鬥機那裏去，戰鬥機本來是分停在機場的各個部分的。P-51已經放在馬上就可以起飛的方向了。

○一切這樣的佈置，是爲了節省一點一滴時間的浪費。因爲警報一旦傳來，我朝就要火藥出動。在三
十個飛行員中，每個人卻時時在警備着，而從清晨開始，我們就不斷地巡邏。在七點鐘時，我們派了
兩架飛機上去警戒，九點鐘時增加了一倍數目。十一點鐘時又增加一倍，我們不斷的有八架飛機繼續
在機場的上空。

昨天，敵機是在下午二時三十五分——或者是十四時三十五分來施行襲擊的。將軍曾經屢次告訴過
我，日本人的癖性，喜歡重套過去的軍事動作。我們在機場的上空漸漸的加強實力而且更加警備森嚴
，提防着意料中的襲擊。同時，我們遠飛到適可的地方就不再前進了，藉以穩當地保全我們那寶貴的
汽油。大部份戰鬥機都不離機場的上空，偶或飛遠一點，也是朝着我們意料中來自緬甸基地的進攻那
個方向。四架戰鬥機開始從宜城巡邏到浪江，那里直下就是顯成，而飛到那裏的七十英里以外。我們
就等候着。

兩點鐘時，除了留下九架之外，我把所有戰鬥機都派遣到空中。我坐在地面上的機子裏，靜候着
巡邏到浪江去的哈利。派克那必然發回來的報告。我所在的地方距離地上收音員不遠，祇要他高叫一
聲，我便可以聽到，在我們那機能薄弱的防空網上，不管有什麼發展，他會告訴我的。我知道，今天
在兩點鐘到四點鐘之間——那就是十四點至十六點——日本人就會來了。

十四點五十四分，我看見了無線電收音員拚命的向着我的機子跑過來。他嚷道，「W——七來的報
告說，這裏聽到了重轟炸機聲——這個報告是剛才到的。」當哈利。派克興奮地叫道：「這裏，牠們
來了——戰鬥機和轟炸機——」我正在河的東岸時，我已經開足了發動機的力量。其後，我知道了，
敵機離我們祇有五十英里；我們一切都已準備停當，並且等待着牠們。

當我正要起飛時，派克却又叫起來，「我聽到了敵機飛在一萬七千尺之上」，於是，我叫他去釘

牢那些戰鬥機，因為我希望用那樣的動作，使得轟炸機沒有了掩護飛進來。我離開了宜城的地面六千五百尺，便拚命的往上爬，爬到儘高儘高。我看看溫度，但是儘管向上推進，即使機器熱到要爆炸也在所不計了。剛好三點鐘的時候，我爬到了二萬尺，便把我的大隊裏的大部分飛機集合起來，今天，哈察律特的分隊也混編在我的大隊里。

我對着敵機射擊了，過了六分鐘之後，我看見牠的風遮在太陽裏反射着亮光。牠們離開我並不遠，但是，我裂開嘴巴笑了——因為牠們都位於我們的下面。我在我們的週波上聽來了一些含糊的聲音說：「有一場戰鬥正在派克發現一羣敵機越過河流的那個地點進行。」當敵機出現在地平線上時，我就知道了，派克已經好好的達成了他的任務，因為，掩護轟炸機進來的，祇有一架敵人的戰鬥機——一架戰鬥機傍着九架重轟炸機。我想，我曉得了，我們這一次一定要叫敵人片甲不留。

我下令攻擊了，這樣，我們就使敵機沒有機會向我們的機場投彈。當我正如我常常所渴望的那樣俯衝下去攻擊時，我看見了一架 P-51 釘着那架唯一戰鬥機，迎頭把牠擊落了。

我們同時實行三面夾攻，停泊少尉率領着他的僚機向着後面攻擊，情形怎樣，我沒有看見，因為我採取側翼路線向纏着太陽徽的機身部分俯衝下去。我從太陽徽的外面，給牠一個垂直攻擊，關於怎樣去攻擊一個轟炸機羣，我已經計劃過這樣的方法很久了。在我的兩翼有六架戰鬥機，兩架兩架的組成小隊，而哈察律特却領導着四架，從上方向敵人的一線側面攻擊。

爲了跟敵人的機羣飛在同樣的水平，我從二萬尺降低到一萬七千尺，而當我到了這樣高度時，我還有充分的餘速越過牠們的前頭。我在牠們的射程以外迅速地趕過了牠們，但是，我能夠看見牠們的一串彈子彈朝着我射過來，却因射程太短而成了曲線。當我趕過了牠們的前頭有一千多碼時，我轉過機頭來對正了那些轟炸機，而且我們分別進追着那三個 V 字形的重轟炸機羣。我們降到了跟牠們同在

一個水平線上時，我相信我們實在使牠們難於擗架，使牠們不能不從隊形中分出一些機子來向我們攻擊。我在六百碼之外就開火了，並且把敵人的領隊機引誘到我的前面不及一百碼的距離橫過；我一定是打個正着，因為一串串子彈的蹤跡都打進翼的頂端去了。我扳下機關槍擊，繼續把子彈射進敵機的側面——牠們向着我漸來漸近，漸近也就漸大，終於赫然地出現在我的風遮面前。當轟炸機羣飛過時，我就給牠一頓垂直的射擊，當我的機隊儘量的轉過灣時，其他的五架飛機也就照着我的樣子做。我看見那架領隊機稍爲爬上了一點，隨後就退回機羣裏去，側下一隻翼來。

當我看見第二架敵機在我的前面時——那是領隊機的左翼機——我認爲我必須俯衝到敵機的底下，否則我就會跟他們相撞了。現在，有些東西打傷我的飛機翼了，而且發出了一陣好像脫了一隻翼似的聲音，我的風遮的側面玻璃，也被打碎了。當我使用長時間的射擊打中了第二架敵機時，我距離牠祇有兩三百碼。前頭閃出火花來，我儘快的俯衝下去，當我衝到烟黑和橙黃色的火焰底下時，我想，我向它攻擊的那架敵機着火了，但是，我兜了個圈子，繞回那轟炸機羣爬高了要走的方向時，我却看出了真相。

那裏只是瀰漫着黑烟，隊形已經散亂了，我知道，那架轟炸機一定已經爆炸——五十口徑的機關槍把炸彈打得爆炸起來。在敵機飛過的舊道上，出現了四簇黑烟，他們的四架轟炸機，就是拖着這些黑烟掉下去的。在下面的稻田裏，到處有未經接戰便被投棄的炸彈底爆發。我從後面追上一架我所看見的孤飛的轟炸機，而且，我遠遠的就開始巧妙地向牠射擊。右面過去一點還有三架，我見着幾架F-15正在攻擊牠們，在無線電裏我聽到了愉快的美國式英語，其中，夾雜了那同一個飛行員正在臨陣敵人射擊時脫口而出的誓言，從那個飛行員的聲調聽來，我知道，這場戰事，我們是穩勝了，而且，我知道，要是將軍得到了我們勝利的消息，他也會十分喜歡。

從八百碼之外，我就對着一個引擎射擊了一下，然後溜過去對正別一個引擎施以另一下短時間的射擊。敵機儘快地俯衝，但是，P-10却趕上了。我想，他的子彈也許已經全部用完，因為我看不見子彈的蹤跡。在我第二次向左面引擎實施攻擊中，我看見了一些灰色的烟——薄的，像是汽油從油箱裏泛濫出來，聚成了涓涓滴滴的緩流。其後，我靠近那架飛機，從後面繞到那個引擎的前頭，我見到那個引擎有兩個紅點，兩個紅點發起火來，火焰蔓延到那個引擎，蔓延到機身，但是，這當兒，我反覆地射擊另一個引擎。最後，我看見那架轟炸機栽下去，橙黃色的火焰和底下蒼綠色的山巒，互相輝映着。

轟炸機無影無蹤了，我看見的，祇有七架P-10。杜拉斯克靈格爾飛過來加進了我的側翼，當我看見了他的飛機時，我離開我的船口奮向他招手。即使在我們降落以前，我想，我們已經把全部轟炸機打下來了。當我們在機場上盤旋時，我覺得冷氣從我的風遮的洞口透進來，像刀子似的割着我，於是，我打算避開牠，並且，奪掉那些不時濺着我的臉孔的玻璃碎片，到了此刻，我方才認識了，爲什麼我們在一架戰鬥機裏進行作戰時，仍須戴上一副航空眼鏡。在下面雲雨的山叢中，我看見了八堆野火，這些野火，一定是那些燃燒着的毀壞引擎的了，因爲當我起飛時，牠們並沒有出現。

我們那些受傷的或者燃料幾已用盡的飛機着地時，我管着幾架在上空警戒。其後不久，在飛行員們還未暇互相細談作戰經過以前，我把他們的報告做了個統計，在飛進來的十九架敵機中——九架戰鬥機，九架轟炸機，一架偵察機——有十五架被我們擊落。但是，根據飛到泯江去巡邏的和「可靠方面」的情報，我們知道了，十二月二十六日企圖轟炸宜城的敵機，沒有一隻得以安還。我覺得這樣高興，我很想用無線電告知將軍，但是我仍須等一下，我們還要查明那些失蹤飛機的下落，因此，我倒不如親自去告訴他。

我們的勝利並不是毫無損失的。曾經率領他的飛機向敵機後方攻擊的考治少尉沒得回來。他的僚機曾看見他在擊下一架敵機之後，向着轟炸機羣的尾巴衝過去；但是，他們集中火力，把他的鐵子打到着火掉下去了。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是否跳了出來，在作戰時那樣的高速度里，你沒有時間去看降落傘的張開。

另一個駕駛員，機尼少尉，有人看見他打下了一架轟炸機，其後，在向另一架飛機迎頭攻擊中，他要不是跟牠相撞，就是給牠爆炸的破片擊下。（因為他很靠近那架轟炸機。）總之，那日曙的飛行員再也看不見機尼的 P-105 了。

派出了偵察隊去我尋，我更在紅日西沈時趕飛到昆明。失去了兩個優秀的飛行員，我覺得非常難過，但是，他們仍然有生還的希望。同時，勝利又叫我的精神煥發起來了。

入夜時我在總司令部所在地的寢室降落，一直走到將軍的屋子裏去。當我走過那條直通那裏的崎嶇道路時，從今早起直到現在所發生的一切劇變，完全盤旋着我的心靈。其後，我加快腳步走過了圍閉的崗壘，衛兵微笑地嚷道：「AVG，頂好。」我愉快地向他打了個招呼，因為，現在一切都很好。天上一輪明月升起來了——中國人叫他做「蟾蟾之月」——而圍牆在 蔣委員長給將軍建築的房子的圍牆上，在月光下正拖着長長的影子。

我在我的房子裏卸下了我的飛行用具，就趕到將軍那裏去。我看見那個綽號叫做「砲臺」的小房從房裏走出來。他輕輕的道：「將軍仍然不大好過。」我走進去了。

陳納德將軍整起枕頭斜躺在牀上。他從一輛地那裏抬起頭來望着我。「喂，司各蒂，」（註一）（註二），他說，我聽說，今天下午宜拔發生空戰，而且，我看見你的臉孔上有血痕，因此，我知道你是打過仗了，經過的情形怎麼樣？」

我特別鄭重地告訴將軍，敵機十九架，正如他所說的一樣，在壓雷同一個時間進來了！——這是，今次，我們飛得比他們高而且等待着他們。「將軍，」我用驕傲得有點抖顫的聲音說，「我們把牠們全都打下來了。」

將軍的樣子，霎時間就變成了好像一個健康的人。他問到我們的損失，我告訴他有兩個飛行員失蹤。他想了會，其後，突然爬起床來。

「司各蒂，在你後面的那個箱子里，如果你仔細我尋一下，你會找出一瓶酒來，一小瓶赫赫公司出品的，那是別人送給我們的耶誕節禮物，我們要開了牠來慶祝一番。」

我們正在慶祝，譚，珍特里醫生回來了，他開始問將軍，為什麼他發着熱却不躺在床上將息。將軍的臉色多麼快樂呀，我想。醫生又給他探熱了。其後，他向我做了個鬼臉。「正常」，他說。我不禁作着這樣的想頭，如果你們全體每天打下了幾架敵機，將軍甚至可能恢復聽覺使耳朵直如他在路易西阿那做小孩子的時候一樣健全呢。（註二）

將軍再次斟滿他的杯子，把酒瓶遞給我。隨後，他向我舉起杯子說，「好！」我們為今天下午的

（註一）司各脫的職稱。

（註二）陳納德將軍是患重聽的。

勝利痛飲了。

我鬆在我的H-5機身上的小日本旗，到現在恰好是第十二桿了。每一桿這樣的旗子，代表着一大確實的戰勝敵人，我的正機校士，好像我一樣的光榮。但是，我以為，還有些別人，也應享受光榮的一部分。

那天，我要出去工作，正在從將軍的屋子裏到預備出發的車輛的途中，我看見一大羣中國人圍攔着我的飛機。他們靜靜地坐在那裏等着，我覺得他們奇怪。但是，我想起美國的一句老話來：「我們永遠猜不透他們。」——於是，我繼續往前走，那天早晨，當我再次走過他們的旁邊時，他們仍然在細雨霏霏中圍着我的飛機站着。

最後，我把我的正機械士叫過來，問他，那羣人站在那裏是什麼意思。他遲疑了一會，答道不能得，不過，他們曾經請一位翻譯員告訴過他，他們要坐在那裏，等候那隻飛機的駕駛員。我叫我的那位翻譯員去調查並且研究一番，他們真的是等候着我，他們是得到中國當事人的允許走進機場來的。

不久，我便走到他們仍然站在小雨裏等候我的那個地方去。當我走近我的飛機時，他們向我鞠了個躬。當我向他們——衣衫襤褸的孩子，老頭子和老太婆，來自田間的苦力，還有幾個我以為是學校教員——微笑時，他們豎起他們的大姆指對着我高呼：「頂好！頂好！」於是，他們驕傲地指着我那十二桿小旗。

他們在替我打氣，因為我——一個外國人——駕着飛機在他們祖國的領空上作戰。當感動的眼淚和雨水在我的臉孔上交流時，我認為，他們國家的官方所給予我的任何重要勳章，也比不上他們對我的尊崇，我還認為，雖然他們的沿海地帶淪陷了，雖然他們差不多四面受敵，但是，這個民族的心是自由的，而且他們永遠會自由。

其後不久，我曉得了他們昨夜整夜的從二十多公里外的鄉村步行到這兒來。現在，他們又動身回去了。我相信，假如我會經想到我戰鬥的功績不過那樣，而他們却對我這樣的尊崇，我就寧願迎頭對正一架日本戰鬥機衝過去，或者是帶着微笑跟一架日本轟炸機同歸於盡了。

(完)

飛行勇士

Good!

濰縣東門大街三號
濰縣書店

3187

4282